叢書集成

初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揅經室集

二

二集八卷　三集五卷　四集二卷





揅經室二集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次仲淩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尙之傳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揅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　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
五年
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　臣　仰思
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
傳以徵
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　臣　謹案尚書洪範九五福
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詁福者德所致也恭讀

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
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
哉
聖人之德卽福之基
聖人之所以壽也
帝王之壽必本於
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
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我
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

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
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
曰戒愼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
義也
皇上躬親
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
上圜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
祈穀孟夏
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
帝用盛樂是也
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以庇蔭嘉穀
朝日
夕月諸中祀茲復
躬親一週及於
岳
瀆咸
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

内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

定

壇

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

朝

聖

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
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
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我
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勤
皇上編開國方畧以闡
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
王肇基王跡
書薩爾滸戰事者仁者無敵受
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

諭立臥碑述

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

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

由舊章

作紀

恩堂前後記

敬誦

實錄者逮事

聖祖不忘

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

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

四巡

盛京

親製詩賦以彰

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上繩

祖武下詒孫謀

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

玉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
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
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
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
恩澤渙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
序曰行葦忠厚也
皇上勤於庶政
睿思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
御書無逸篇揭爲座銘臣伏讀

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
所相發明
聖人之言經訓所所折衷也
法宮
行在皆秉燭待章左氏春秋日夙興夜寐朝夕臨政
視事移晷傳餐嚮午書日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內外奏章皆
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
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

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
之復逆大僕掌諸矦之復逆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瀘
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
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矦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
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
親覽玆復
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耕耤之禮必
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
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
天民爲國本
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
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
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
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
祈謝雨澤驛
詢天下雨暘收穫每霑足豐稔必

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
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
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
賦漕運歲千萬計
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
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
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
時什一雖輕皆無普免之事豈若我
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臣伏讀
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卽我德當置

惠心于勿問
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
隅偶歉
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河
防者民生所關
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淸黃交滙誌水宣洩
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止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
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

齡同居十世皆

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

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

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

杖爾雅曰黃髮齯齒鮐背壽也

皇上典學高深

文德淳懋每歲必

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

臨雍講學

釋奠

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

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

文治

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

御製詩五萬餘篇
文千餘篇尚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
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
御書寶繪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
親定祭祀朝饗樂章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
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卽其義也鏄鐘
特磬列於大樂
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大鐘

謂之鏞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笙南陔華黍白華
由庚諸篇即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
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
柏導沇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即其義也
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
皇上闢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
恩榜再舉
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
士也

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毎歲秋
行圍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
皇上奮武開疆勘暴柔遠蕩伊犂平回部收金川定
臺灣爲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朡成王踐
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
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

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特拔達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入

覲祝

釐則我

皇上推亡固存承

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阯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

入貢
壽宇不可縷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
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
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是也
是惟我
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
天純佑盛德日新
登八衍範
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
五事

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
惠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
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乂也
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暘若矣
克知灼見照膋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
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燠若矣
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
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
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
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

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
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爲
萬萬旬易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
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强
也章明也月躔在酉酉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
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
聖人之壽皆本於
天錫羡延淇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

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
盛哉
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
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强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閼支氏請縣首藁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

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敝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

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

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

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揜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

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

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間有偶違

廟算者卽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于

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
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
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塡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
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
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
敕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
祖諱秉謙以孫諱匡衡公官

貤贈武德將軍祖諱樞艮
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
誥封奉政大夫
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　太府君生而
倜儻有志槪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頂僅及
胷少能挽强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
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
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淸恪公伯行會
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
遷之揚州館舍　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

寢食數月及奉
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　太府君之義而
太府君讀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
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　殿試
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駕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
授藍翎侍衞雍正元年二月蒙
世宗憲皇帝賞緞三疋三月送
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

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　殿試武進士一
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
旨賞緞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
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
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涖任兼署右營馭
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
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叅將經
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
力　太府君署理叅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

六月引

見奉

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

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陞

銜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

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

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中

軍叅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興國營叅將七月改署

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

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

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

准紀錄一次注册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筸鎮總兵劉策名晝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卽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　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勍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

凱報摺奏
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
事竣之日從優議敘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
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
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弟克
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　太府君步行率士
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鋭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
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逸伏焚燬茅蓬發獲
糧米甚多是時
上慮兵權未一

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郎
察知謀勇最著賚緞二聯勞奬極力南山大箐屯賊
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勦賊積木石斷
山路兵不能入　太府君日率兵佯攻正道探知間
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阬傷滕流血
滿足以布縛滕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徹開木石是時
賊數千人已覺來拒鳥鎗繩火紛如亂螢　太府君
命兵負嵎偃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
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
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

獲龍褲刀欀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
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
嶺糧盡不支閒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　太府君
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
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
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眞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㸃數
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感　太府君拯護之恩
故忍死無貟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
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横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
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

隨　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礮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初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　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　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

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薙
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
將　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
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即賦詩校射
以爲樂各寨平後徹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
旨分別等次交部議敘十一年兵部議敘頭等軍功
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疆事宜保
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涖任　太府
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
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

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　太府君涖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為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

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僦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

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

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

旨以都司錄用以徵臣姓名

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
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　太府君每言
之未嘗不感
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
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　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
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嶂氣
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闈屢欲告養歸周太淑人諭
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
哭之失聲　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
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

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鹽榷一切陋習皆裁汰懷金者不敢造門　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豪姓之子孫訟言山本指揮舊地總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即豪姓地亦明代事且絶數萬家之葬㸑之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利藪大不便總督即違前議從　太府君議九谿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

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
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閒元父客漢上遇九谿老兵爲
言　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祀之不衰所著有
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瑑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
卷　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
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
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
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
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
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

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

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

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貤封孺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即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
夫戶部侍郎配姚林夫人
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
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
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
營汎千總次元乾隆己酉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　南書房行走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次子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爲元述　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予弛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　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畧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閒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
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戸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

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皐釁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

六月十五日酉時　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

四百里馳驛奏

聞即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

日奉柩登舟候

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

上諭阮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

調補欽此不孝即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
伏念　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
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慝深重靦然苫凷之閒
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
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　府君諱承信
字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
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
府君年三歲隨　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
乾隆五年時　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
全活　府君年七歲每言凱旋之日迎　太府君於

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迤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　太府君以　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瀕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　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毋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　府君事祖母盡孝日定省問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　江太夫人卒於揚州　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　太府君自河南衞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　府君年二十三仍侍　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　周太夫人命　府君赴廣東見　太府君計

家事二十四年　府君年二十六　太府君諭令歸娶且曰吾亦卽欲告歸耳　府君乃歸娶先妣　林夫人於揚州是年冬　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春　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戴星奔時　周太夫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柩歸若弟亦往孰安祖母　府君乃留揚州是年五月　周太夫人以壽終秋　太府君柩歸　府君遭重喪哀慟擗踊與伯父竭力盡心附身附棺無少悔二十九年甲申　府君年三十一正月二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卽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

餘年　府君皆在揚州　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閒嫺習騎射每較射挽強洞堅善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以侍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也嘗暮行蹴得囊金數鎰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　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成敗治亂戰陣謀畧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以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

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
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
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淸高氣深穩乃射之祕
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
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　府君一手障叢人
一手挈不孝出闈外四十四年　府君年四十六從
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　先妣林太夫人檢治家
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　先
妣以疾終　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
傷悼甚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

數十家　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四十
八年　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
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
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
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　府君命留京師五十四年
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
萬壽覃恩　府君得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一等第
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

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
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
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
第一名補少詹事
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　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
師是日不孝自
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
賜迎奉膝前　府君被
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
名對及迎養事

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
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
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　府君敬述之感甚懽甚
嗚呼慟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　府
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　府君由京師歸
揚州不孝墜掌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
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　府君年六十復至
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
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畢　府君方自南
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瑯邪古道八騶安綏不

孝先馬入城嗚呼慟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　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
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
府君由揚州至杭州　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子以族孫常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　府君年六十三恭遇
覃恩加一級
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
府君爲不孝聘婦于曲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

三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

不孝任滿奉　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

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　府君跪哭甚慟勖元在禮

部敬襄

大禮

皇上親政伊始

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

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

裁會試

恩遇稠疊　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

先皇復受
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
嚴命凡
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
宗廟
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　府君必曰爾
少息毋侍我前也四月
覃恩　府君得
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
署理浙江巡撫之

命　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
聖恩元於
名對時叩頭固辭
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
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
特恩加隨帶二級　府君受
誥封光祿大夫
制曰華胄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
振於名門爰溴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
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

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
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洊被茲以覃恩封
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
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
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　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
奉實受浙江巡撫之
命　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擐甲奉輿於武林門
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慟哉此不孝復在浙迎
養之事更在目前而　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
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箬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

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為患尤劇肆
劫商船擄署子女不孝奏置巨艦大礮增兵設防寧
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叅
將等主其事　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
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
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
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
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
人追勦餘盜並獲偽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
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敗衂始不敢復入浙海　府

君先憂後喜曰　神風助順乃
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
破賊事
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諭此後水澳箬橫兩幫亦疊被
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尚竄於閩浙閒冬　府君聚同
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
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
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
産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
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　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

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洊寓哀慕八年二月爲　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偁觴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鎛鍾以蘄眉壽歙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鼒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　府君感諸君子之懽心顧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　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

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
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
大淸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閒兩室階五
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𣪘祀高曾祖禰四
世祧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
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
朝
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
京察
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淸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

當此顧儉於躬勿儉於　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輿仁街卽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　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州奉　栗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　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棄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卽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　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癬瘢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尚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

股筋絡爲痼閒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　府君念
家廟既成必欲親奉　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
杭州黴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恒業久客杭州擬
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　廟主自杭登舟
道出姑蘇僦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　廟主
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　府君勿往
揚州歸杭州　府君淒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　神
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蒼朮復少差醫者猶
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脛腹浮腫夜眠不
安　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

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
拜見舟中悲喜交集　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
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
奉　廟主歸揚州爲憾迫抵署以病久氣虛蔘桂不
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
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慟
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
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慟尚何
言耶　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
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門下士

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鄗故友無不加意惠愛禮日孝友睦婣任恤　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閒帆背驚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誰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減僕從撥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日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

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　府君于兵刑之事
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閩盜
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　府君深喜曰此活數
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
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
杭州關榷　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
橫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榷之
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　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
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
人不敢忤之矣　府君笑而頷之曰可矣武林門普

濟堂不孝所𢼸建嚴冬賑粥　府君親視頒粥歸而
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
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　府君
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
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
得用之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
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濘
全甃石版亦皆　府君教也　府君惟不孝一子未
冠失母　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
之心無所不至　府君蒙　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

慈之德具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　府君每勖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　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疏也祿養未久遽遘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

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嚴自淮
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
二世祖諱國祥例
贈明威將軍官楡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
世祖爲　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公官貤
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厲恭人貤
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艮
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
誥贈淑人祖諱時衡
封奉政大夫晉

贈昭勇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
誥封宜人晉
封太淑人
贈一品夫人父諱王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
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
賞戴花翎歷官參將
誥授昭勇將軍議叙頭等軍功
贈資政大夫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

配汪淑人
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
贈一品夫人歙縣
誥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貤
贈夫人　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
以姪爲巳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貤
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
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殤並側
室吉夫人出次　府君江太夫人出　府君配先妣
林夫人

勑贈安人
誥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人出娶江氏歙縣
候選州同知振箕公女郎　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
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
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
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台拱
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　府君於五十二歲時
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
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祜妾劉氏出次子孔
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冊復舉大略

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誌誄詞藉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啓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連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
貤贈榮祿大夫戸部侍郎　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閒爲韻語輒焚不存稿年二十五于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　太府君棄世　祖姑周太

夫人亦繼棄世　先妣操持閫內禮無不舉獨不令
釋道治懺醮或曰　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　先妣
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　太府君淸宦歸無
產可析且食指多　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
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翦刀翦指爪親
浣濯爲諸人先　府君同產妹許于賈及嫁　先妣
力治奩具曰當無減於　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
隆歲甲申不孝元生　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
歲就外傅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
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　先妣置低几於簷前教

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　先妣又手寫白居易燕詩示劉叟等篇授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　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　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　先妣常過從　先

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
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　府君客
漢陽　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
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溪公之執友胡西琴先
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　先妣趣命執
贄焉　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　先妣每問外事
測情僞如目見婉致言說　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
不動聲色　府君或量計家事曰如何　先妣必曰
無慮此已辦矣以故　府君無內顧憂西琴先生渼
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　先妣辦論事理

歎曰眞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　先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歷黯淡灘之險九喜西湖南屏山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履小有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凝善畫　先妣曰曷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凝升堂拜母申紙舐筆並繪不孝侍讀于側七月　先妣以徙宅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慟哉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僅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　祖墓之側乾隆五十五

年

勑贈安人嘉慶元年晉

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

贈一品夫人九月

覃恩累

贈一品夫人

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闈稟訓入官並歸功於母教式頒渥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織就七襄早振

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
品夫人於戲鴻章疊布尚伸慈孝之思闓澤長流彌
篤令共之誼廣宣休問遠樹芳儀　先妣四奉
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　先妣棄不孝而
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尚未以生平懿行告諸
當世不孝罪也顧　府君每言及　先妣輒淚下不
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　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
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遺恨終天懼湮　母
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

立言君子冀並傳焉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

之塡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文忠始

國朝之制大臣卒後

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盡拘古制

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

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孫福謹識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樞忠者爲之行述刊本

廑有存者元求得之删節之爲述曰

公諱樞艮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父諱秉謙母厲氏生子四伯樞敬叔樞忠季樞恭公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厲太恭人率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閭黨稱之讀書過目輒識大意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蓄德一絲半粟不爲已私坦白之懷無慙衾影撫兄弟子如已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刻期入必握手數十年

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圮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歉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己也廉謹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投合此肺腑也十年重見此面目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歿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

者公生于明天啟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藻衡宗尹公元曾祖也忠厚仁謹好善樂施一秉父教無少異孚循公兄弟四房未分爨而家事一秉于孚循公公歿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秉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娣姒無閒言公歿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

誥封奉政大夫

誥贈昭勇將軍侍衛參將以曾孫官

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

誥封淑人

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

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玊堂元祖也次

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厲太恭人傳暨祖

昭勇將軍行狀　　門下士烏程張鑑塡諱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恭人姓厲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

諱文廣當明萬歷時官榆林衞正兵千戶罷官歸居

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

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即元高祖諱樞艮叔樞忠季樞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搆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衛翁子面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

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

誥贈爲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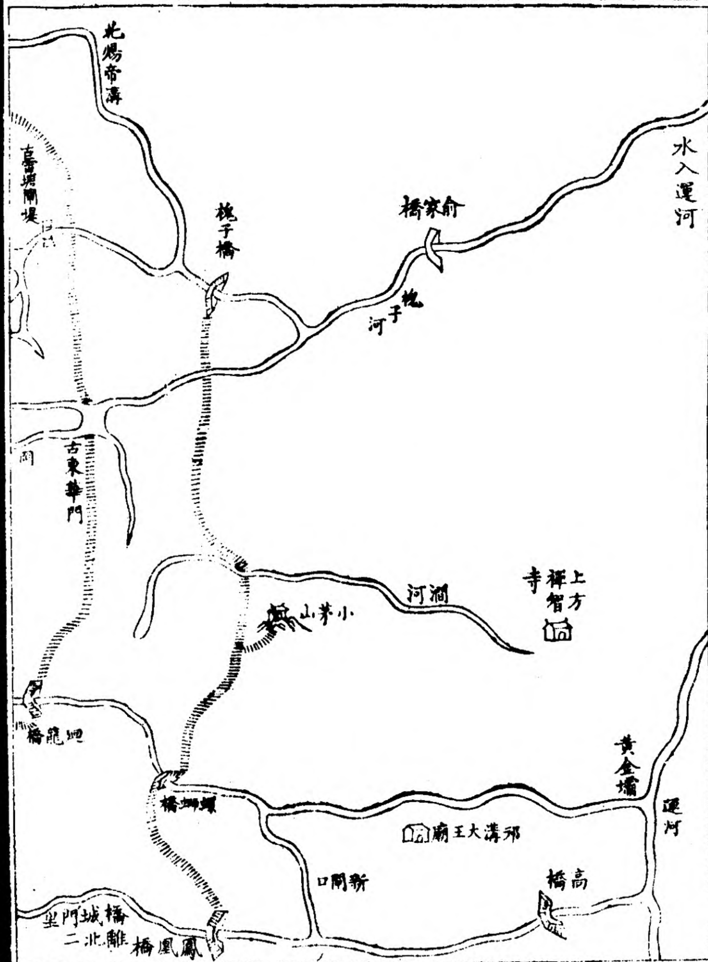
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
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
載揚州府志栗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
刀痕尚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
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
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
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雷塘阮氏墓圖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波亦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煬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卽元　祖昭

勇將軍墓所向也元　考光祿公墓在　祖墓之昭
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圍四
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
光祿公墓起算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一丈五
尺爲　叔祖愷聞公墓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
四丈爲　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閒線十六丈爲
高祖妣蔣太淑人墓爲　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
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　叔曾祖發庵公之配秦太
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　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
一丈爲　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爲

四伯父長殤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間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煬帝溝今俗名楊家澗在煬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隹城何常惟德是依耳　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槐子橋
俞家橋
槐子河
水入運河
古東華門
小茅山
澗河
上方禪智寺
迴龍橋
螺螄橋
邗溝大王廟
新閘口
黃金壩
運河
高橋
鳳凰橋

九女澗
大官橋
九女澗
水自甘泉山來
上雷塘橋
煬帝陵
楊家灣
阮氏家廟
阮氏祖墓
老人橋
茶菴
帽兒墩
劉家橋
東嶽廟
尹家漴
小陸庄
古西華門
隋故宮
火星廟
城隍廟
十字街
八角石
潤河
觀音菴
鐵佛寺
史家橋
平山堂
司徒廟
萬松嶺
觀音山
大陸庄
萬家山
五尺樓
接駕亭
太師府
保障湖
華架山
惠照寺
桃花菴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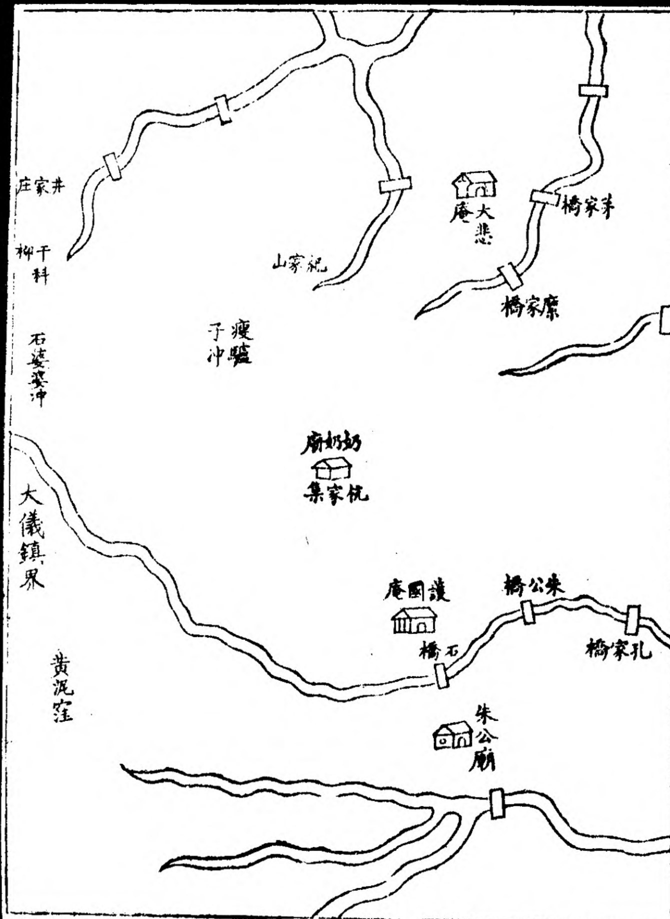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湑為九龍岡即今公道橋鎮也（本名僧度橋官名僧道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巷雨膏橋（一名火燒橋）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奉軒公四世祖妣厲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滙于菰湖北流經

橋南繞鎭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卽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孚循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所謂樂哉瑯邪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鎭市之南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幷圖記之



露筋祠
召伯大湖
自珠湖草堂至露筋祠隔湖二十里
傲姑寺
倪家嘴
九頃頭
東至邵伯界
治平寺
東莊嘴
大湖
都天廟
湯家洋
朱家湖

此處北
接高郵
大湖
小張家渡
徐家壩
都天廟
三官殿
珠湖草堂
五里橋
紅蓮橋
周板橋
趙家嘴
歐陽墩
文昌祠
三里橋
書舊祠
窰灘
阮墓
阮祠
阮樓
公道橋鎮
九龍岡
窰東嘴
張田家嘴
廟灣
銀定橋
陳家橋
胡家嘴
避風庵
長生橋
于家壩
荒湖
鷺絲溝
建隆寺
雙車篷
甘泉
山界
北至方家
悠郡城大
路四十里



井家庄
干科柳
石婆婆沖
大儀鎮界
黄泥窪
祝家山
瘦子鹽沖
大悲庵
茅家橋
廖家橋
奶奶廟
杭家集
護國庵
石橋
朱公橋
孔家橋
朱公廟

今甘泉縣官册地名日公道橋而舊時之寫者呼者則或日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是此地乾隆乙巳大旱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僧牒銀爲之蘇州度僧橋即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僧牒銀造之諒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　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中雷塘　祖墓之側　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旣乞銘刻納墓中越旣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　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　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

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　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　府君憶及恒言之　祖考復任廣東命　府君歸奉大母　周太夫人於揚州　府君年二十六娶　顯妣林夫人明年丁　祖考喪曁　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顯妣主閫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　府君年三十一生元時家計中落　府君耿介守貧暮行蹴地得金數鎰坐待覓者問而歸之以奉　大母且遭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閒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

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　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知縣　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　祖姑盡孝養舉止必衷於禮法于歸次年丁重喪乃減食指遣僕婦自躬指爪親澣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為力　顯妣曰爾姑從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諸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為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　府君壯歲游楚

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　南書房行走就養
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
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
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
府君在杭州冒暑賑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
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
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爵侯　府君
教也杭州剏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甃
石版若茲事亦　府君教也　府君教元練兵省刑
毋諱灾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灾九年十年

浙西灾　府君敎元請振卹以體
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
恩賑二百數十萬口　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
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救饑民
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
道橋族姓繁未有　祖祠　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
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敎子弟使之讀
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
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
曾祖禰四室及東西祔曰受

封贈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
廟爲古禮亦
國制也　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
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　顯妣相敬如賓　顯妣
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　府君出遊無內顧憂
族戚中有學識者聞　顯妣論事理歎曰眞女中丈
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　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
林蚤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常
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揚州　府
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

州巡撫署中以元官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
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
夫戸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戸部左侍郎加三
級　顯妣初
贈安人累
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　顯考裳　祖考湇白之
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於元之
身且　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敎之勖之凡元
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

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
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　二親之德爰出家牒
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
男元表

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　曾祖諱樞艮
贈昭勇將軍　配蔣淑人
贈淑人　祖諱時衡
封奉政大夫
贈昭勇將軍累
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配周太夫人

封宜人太淑人
贈夫人一品夫人　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
侍衛
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
欽州遊擊議敘頭等軍功
誥授昭勇將軍累
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戸部左侍郎　配
汪夫人繼　配江夫人
贈封淑人累
贈夫人一品夫人　湘圃公江夫人出　湘圃公生

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祜曰孔厚

奉賢陳廷慶書石塡諱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城北中雷塘即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

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明天啟閒實始葬於此

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

七世祖考昭勇將軍琢庵公

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

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

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噭然以號

曷可言巳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質言

之曰阮公樓庶幾

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顧視子孫丙舍無恙罔所恫也

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

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祜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　父呼元于

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

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宫室宗廟爲先居室爲
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
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
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
祖禰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　顯
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
恩贈封　祖　父皆昭勇將軍　妣皆淑人吾教汝
學汝貴嘉慶四年受
恩贈封　曾祖　祖父皆光祿大夫　妣皆一品夫
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

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
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
今年
帝考岳牧之績
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淸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
職無徵勞
恩至重褒至榮曷克稱此顧儉于躬勿儉于乃 先
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
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鳩工
庀材越九月廟成奉 高 曾 祖 禰四室木主

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
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遴泉東西相直銘曰
阮氏偃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宋乃南
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運轉
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徭頻脫籍于揚崇禎之終
遷于北鄉我
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歷世仁厚節
儉正直內備宿衛在
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
題綏帶家藏佩刀

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
有待今日　祖德蔭後後嗣奉　先隆厥棟粱潔我
豆籩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
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攷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
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
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
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
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

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
與諸儒誤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
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
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
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
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
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人號書簏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
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

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
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閒講授
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
太守贈祕書監補註文選注與善書竝行又藝文志
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
苑珠藂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
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
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
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閒
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既精雅訓又

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楊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即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楊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

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亾佚閒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閒人注書引据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旣而爲經籍籑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旣奉

先大夫命遵

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閒廟西餘

地　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餞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　先大夫慟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肎構之越旣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　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敪武賢滁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敪敪生武賢武賢生滁滁生竫之凊之式字叔度開

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
太保禮部尚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敎諸子曰先
大夫秉行淸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
畞隴諸子怠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
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
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敭官太中大夫歷
守淮揚池睦温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
郎知盱眙縣生滁于全椒滁字全因兩監澶州南嶽
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
將亂與滁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滁妻趙氏賢

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𤥨之子和官贛州教授清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滁請徐兢吳說
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
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
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敞舍人公非先生攽皆立
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
園相友善滁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
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臯爲蕭
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會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
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

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冽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葢靜春堂爲劉斅專派斅與做攽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淸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宋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

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聞人皆讀書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官階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啟其後而又世有賢母教子亢宗墨之爲物貫金石而不朽莊云乎哉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玨橋相隔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

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稾示余余讀

而韙之孝廉學識績傳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

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

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

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

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稾栞于板以

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

予奉

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葵生家取其山陽族譜攷之因記其畧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二世爲江西臨江府淸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稱棗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徙豪傑實江南遂隸鷹揚衞旣改大河衞墓在今澗河南岸三里塘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嵩正統十三年嵩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瞿氏產鑒鑒號月窻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鑒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妾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鳳居嘉靖辛酉

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一官湖廣益陽縣知縣舉天下第一淸官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塘之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勳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泰福仝福萬歷天啟閒徭役繁興民不堪命衞所之中官盡爛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衞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畧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歷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愍焉傷心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傅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襆被宿逆旅中少頃遇禍父頒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厖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間已袂之而騁及堂皇則曏昔所遇者盛服拱立以俟延就賓館極燕衎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頻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

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其裴
時有愛女及笄擇壻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
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
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
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
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
歸後舅姑安其養益陽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
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
之聚族於淮奉蘋藻而衍箕裘者皆裴孺人所出
也嗚呼神廡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歷庚子

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林清泉公傳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郞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啟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戚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刲臂肉祕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刲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纍纍然奉母王太夫人亦竭

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
已職梅谿公淸宦有負尙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
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劵曰吾受伯兄教昔代
償者今恐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
受之曰使爾等必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
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
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
嗜茶于屋內壁閒置茶竈泉必自瀹薪必自爇具各
種茗葉壺盞烹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
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

日年八十一太學生
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
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
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
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靳之夫大吏之
有封蔭亦
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
民之賢者而靳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
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
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夔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莅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己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闓慟不欲生親黨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杭海由

作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閭者又夭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跂曾爲閭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恒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

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

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依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

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媪質錢市盤飧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既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

閣學士以柬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贐子先生固辭既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贐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厲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

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既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酉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揲蓍屢有驗善屬文以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

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

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日廷森字衡之號西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雪夜長跽呼天疾爲痊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

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

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恉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屨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

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愸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

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埜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㓜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書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弢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丸丸宰木岡道具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歷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

五從同里王君維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攷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

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齏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愼于接物尤廉

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羡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

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釐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

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為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已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

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

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旣免喪猶欒欒然惡衣疏食恬
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于
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
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
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
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
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惝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

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
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
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
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
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
敘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
唐虞廟制書缺有閒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
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
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
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

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

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
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
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
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
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
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
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
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
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
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惣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
乃列世室于昭穆惣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二祧
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
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攷以
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
如日行諸解辨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
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
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
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　妻梁氏子六兆奎

延宗延澤延敬延凱延穀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　贈太常寺

鄉事載明史又四傳至　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　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　四庫館謄錄四十五年應　召試列

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　四庫書成議
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　恩科禮部會試第
一　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　國書明年
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
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　旨撰擬
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
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　記名
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
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
宗驎等秋　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

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
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　旨允
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
任滿復　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
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　見　記名
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　記名以四五
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
卿　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
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
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

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
南布政使 陛辭 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愼辦
事勿效近時習尙因 詢家世公備對陳敍母
教伏地感泣 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
夫人時偁 優諭以勵公焉旣到官每昧爽起
謁巡撫白事還棲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窻布
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餚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
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
解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
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

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
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
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
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
紛請　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
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
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
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
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
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

險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弊羣吏先操
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劾者不少恕而時存
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敎勗若師弟子
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
必陳奏　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
年二月抵任會　上巡幸五臺公請　陛見
至山西　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册扈　蹕
還至正定　召對十六次　賜賚無算四
月還武昌有　旨來京以侍郎用尋　諭
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

南陽盜王朓子等所過刼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
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
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
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荆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
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坍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
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
鹽價以杜私販奉　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
至孝感奉　旨署河南巡撫並　諭嚴捕
王朓子等王朓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楅等乘饑
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

王胯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　上諭錢楷
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
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
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　命巡撫安徽兼
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論
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
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
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
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
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

勘明災戸數後具奏得卽發帑兹亦如之奉
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
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漏諸弊所
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
允行　　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
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
惟濉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
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
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
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

窮於尋探　批答題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
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斃嬰女
多人守令前鞫未明御史入告　命公鞫之良
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瞶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
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
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寃
上命公鞫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
倉以拒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
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裘券冊內
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

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
訟莠民傳邪敎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
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
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
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
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
十三遺疏入　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
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愼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
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溘逝伊本係
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

卹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䘏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
諭祭
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
殊眷不恤勞瘁儤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涖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告于民者願降告于其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欵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已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

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
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益公五世祖
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
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御
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
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
祖弟棫之子承志為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
夫人命字元之子祜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
公未第時即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
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為傳焉

擘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諧非道不言

聖天子納所啟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乎始終孚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閒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閒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絅明末官游擊曾祖必

名祖登俊我　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鈞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　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　國書座

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
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　大考二等授侍
講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
冊陳宫中
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
年主河南鄉試復　命旋奉　使告祭南嶽登祝融
峯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
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
年
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

臺灣功鸞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隤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幷隸平陽府改霍州

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
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
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
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
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
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
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幷請卹之
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
整頓明年入
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尚書房行走

侍今

皇帝學時初置　文淵閣官

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已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

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

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　蹕南

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名試卷五

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

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

官五十五年　經筵進講時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純皇帝顧
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
撫　命馳驛賑水災乃擕僕五人乘小舟與邨民同
渡賑宿碭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
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
賑分厰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
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
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歙縣令屬掌亭人以饘餳進者
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

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暎咭唎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御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 降旨內名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加 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 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

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閒安徽無以邪教倡
亂者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宿
靈璧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
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卹賑如之
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
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
我
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

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
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
乾綱雱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
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
正而四維張　朝廷淸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淸
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恒久不怠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
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　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

是凡　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
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
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　太子少保
充實錄館總裁　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
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
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
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
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
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稾奏

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輿夫毆傷禁
門兵免　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
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進例議降二級仍留
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　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賫
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卽趨
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　蹕灤陽
宣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　太子少保銜
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
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　日講起居
注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　大考翰詹卷九
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　幸翰林院先期晉公　太
子太傅及幸院　賜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公第公在
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淺且掌院事領袖淸班
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
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諸

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

微眚

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

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

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

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　命戸部尚書戴公衢亨賚

賜詩十韻及王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　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

乾清宮　名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　賜假兩月十二
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
一中知人可安衆　居所自持公
上將
親臨公第丁卯復　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逾子痰
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
上震悼泣諭朝臣　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
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蒙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洊歷兩司

內用爲翰林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
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
皇考即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
房儤直有年簡任綸扉深資啟沃凡所陳奏均得大
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
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
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
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
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

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于初
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賫賜
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
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
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
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
奏已卯
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不待內閣擬謚　特
賜謚曰文正復　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
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閒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
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
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敭歷督
撫內而洊直綸扉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
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
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
非法弗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啟沃良
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

著卽賜諡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
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
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
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
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于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
尙書承恩恭俟阿拉
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　御蹕時出入禮
不久殯乃以甲午啟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郵舊阡
陳夫人祔焉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諭

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

賜奠

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　賜祭一壇長

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禕哉

上之重賢傅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

非公之淸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

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

坦白公誠絶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
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益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
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
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
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
名于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
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
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莅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
朝大官絶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

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
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歿事
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日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
吾慕非過禮也庶祖母李撫公有恩　貤贈一品夫
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
哭之咯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已子三
黨故交靡不周卹敎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
風公嘗日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閒自暖由脊上貫
于頂甘液自咢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
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

餘卽獨居迄無一妾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
也公爲文筆奧博沈雄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
詩册文跋
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
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或寄示　命和公官撫督時
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
繳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册上册題曰蒹葭

遠目下册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
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
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
閒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
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
爲二十四卷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
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
上賜大珠緑縫韡黑狐毳袍
先帝御用四團龍卦四開䙓袍等物其餘　恩賚多

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
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　贈一
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
外郎遷戸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
適通州馮秉驄秉驄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　欽
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
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
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
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蕈服當執心喪敬按年
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叙銘曰

星精嶽神蔚爲
帝傅學正文明道浹性固
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匭久隆知遇公遇盛時
佐祁輔嫣
君爲堯舜臣爲皋虁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
帝宣綸世祕未知
帝日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温樹之閒
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
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
路無喘牛公有恒言竝舉二事日不嗜殺日不言利

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皤然三公邁榮軼光乃不憖遺而覲

先皇

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隳淚西山蒼蒼

常生謹案文正公子屬家大人撰碑文磨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韻語之文遲寄數十日公子追不及待屬吳學士薦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而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

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南巡名試一等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洊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

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移
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温公西路軍進討温公屬公作檄
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奏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
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
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勗以殫
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
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温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

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驟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
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
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
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
急索諾木等率衆招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
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
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
賜宴　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
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
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
夫人依遷葬禮服緦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
祠訟鬥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
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
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
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儆巡城籍強壯繕

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
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平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
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
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
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
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
慶元年以

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蒙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
銅鬻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
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
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
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于崑
山縣雪葭瀆年字圩即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

人祔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扈
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
遣致祭已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
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
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
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
大淸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删定三藏聖教經咒徧譯佛典深于禪理者不及

也前後奉　使鞫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别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竝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揑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屨滿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湥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

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
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棐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
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冦時與
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
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于經史文獻
金石萃編靑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
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
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
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曰

恂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
經術爲治在弱于文無能釦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
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
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柮于文詞
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
簦匪不比沖澹其神靖共其位敭歷中外進退禮義
公爲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弢弓獄平政飭本孝于
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泖海內淸望雲間大老雖不憖
遺亦畋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杳歸春雨蘶起秋

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墉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煇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並因公貴累

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

南巡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
誤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誤落職廿四年獻平
定囘部鐃歌復原官在　尚書房行走充　起居注
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
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洊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
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
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卅
九年提督江蘇學政
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

御製告成太學碑文

特賜先睹于是譔平定金川說得

旨嘉奬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

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

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

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

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　殿試讀卷

上擢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

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

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即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

京
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
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
防吏弊
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
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
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
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
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
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　尚書房各官曠課

上以公在
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
命在　尚書房行走和詩
賜福字
恩遇如前公病濕
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
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
今皇帝暨　皇子　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尚敬諭
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
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

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畜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

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
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
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
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涖爲幸公所著
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
絶麗之文而擇言必雅　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
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
東墅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絶尤深文律
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
之說刋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

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
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
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奥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
三事亦博挾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為小學也依据
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
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弨所校鋟板貽學者公初娶費
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
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
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

欽賜舉人應鏘捐職州同知卒慶鍾太學生女二孫
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
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
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
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禀于幼沖推以事
君迺克竭忠
帝曰汝才既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郅隆臣殫厥學
賡拜　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䄻䄻其光熊
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

術皆公之功惟

帝育臣千石代農惟

帝敎臣協恭和衷惟

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尚充詩書雒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衞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

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
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
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傅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
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
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
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
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
公入直甚勤秋扈
蹕木蘭會京師劄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鞫日
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

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
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
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
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
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
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
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
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
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槪擬絞不可
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

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讐例宜删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怨

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

國家明罰敕法寃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即泯假如其父之寃既伸其子即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

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諳
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
部臣奏公名
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
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
監禁待質之犯
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
允復邀
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　文津閣四庫全書
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

廷鞫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
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爻修淮安學
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
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
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
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𤾉置麗正書院於城東
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
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
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
潔門無襍賓退直後靑鞵布韈如諸生時暇則讀書

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璟孫以立以言

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謚忠愍禮部尚書愼行謚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

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
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
太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
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
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
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
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
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
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
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

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
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
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
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
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
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
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
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䀿䀿如畏和相國珅疑爲別
字置二等引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
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
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
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
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
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
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
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

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

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

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詒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

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四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絶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

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鬬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誣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

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
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
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已任親問
囚定爰書矜愼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飮乙醉墜火炕
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鞫獄甲以奪
壺掛酒有爭鬬形擬鬬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
勸之飮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
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
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

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鞫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
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寃婦於獄因有共毆人
至死過堂呼寃者自言本縴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
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
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荅以有舅氏某
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
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鬭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
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
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
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

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焚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祓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命之君回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慼君廉正却陋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

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梭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

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
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旣放水河
盡塡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
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
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
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
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
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
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

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筭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
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
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淸閘口夏秋水漲
高於閘內之汶水卽閉閘謂之悶口糧艘阻滯君知
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
黃河卽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
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
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
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
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

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

覲請

訓

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

省迎老父于江南
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
齊將臏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
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郯城取道費縣訪季桓
子得羵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
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兗沂道暨權
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
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會檄縣令訪求遺墓
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
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

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
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
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
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
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
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
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
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
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
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

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閒不欲似唐宋八家海
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
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
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　卷蓋積二十餘
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
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
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証十卷寰
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
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
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

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籛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㢜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

不刻和而介屢以謣謣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

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倅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閒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憖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踰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據比傳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欿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

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
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
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
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
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耻誡昏禮之費而民知
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僿之俗翕然丕變歲以
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
大播他邑有訟鬬移君鞫之則喜穿遠當食淮鹽而
鄰境多食粤鹽淮鹽直數倍于粤民多食粤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

引爲粤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閹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鎭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値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

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
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譔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尚志節老而
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撼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
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亍
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
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
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
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
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

君佛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篇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畧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襍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

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為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

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覩哉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翁方綱蔣君墓志父堅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王昶蔣君墓志士銓天稟英絶有覽輒記握筆如

天馬怒馳超塵絶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
養母歴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
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
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士銓
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玉立眉目
朗然嶔嵜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

楚使人雪涕（王昶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凛凛以古丈夫自礪（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鮮寡耆艾無所靳（袁枚蔣君墓志藏園詩序）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王豫羣雅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嘷鯨呿鰲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胷推倒豪傑（王昶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昶

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卷袁枚

蔣君墓志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謄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淸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

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吳照樂府

常生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纂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揅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警敏甫入塾即弄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旣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衞屢扈蹕乾隆四十一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叅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

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參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岞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鐮斷其帆繚須眉皆燎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參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留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

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麾兵伏船內待賊
礮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
敵乃以八船首尾絙爲一詰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
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
授澎湖副將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
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夷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
至是始有所恃夏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
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斬獲無算秋
閩盜鳳尾引夷艇入浙共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

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
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
督王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
旨李長庚奮勇爲賊所畏懼此次追勦洋面風濤亦
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
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
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蒼
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
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勦不可會勦非有謀勇
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爲總統統得

旨允行忠毅既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晝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卽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追攻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卽罪其領隊者一

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𦉪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𦉪支更譙警夜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𦉪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逢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賊本隊遲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櫓若心怯將逢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同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同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

委出藍旗傳隊目柁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
賊物爲賞兵船過礁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
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千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
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
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
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
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挂木而止賊
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
桴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僞爵侯倫
貴利磔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

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雖滅閩盜尚有水澳蔡牽乃
修船往來閩浙閒屢獲劇盜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
李車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
督玉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
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
元以造艇銀鉅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
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
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賫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
名曰霆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
岐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

浙潭頭獲徐業船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霆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篷索朽遣其黨干道員慶徠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覽之于温州南麂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霆者令商載貨出海

濟牽用商歸岸僞報被刧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刧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閩粵間盜朱濆斷糧牽分米餽之遂與濆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温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運船工木總督遽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濆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王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濆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濆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

責濆不用命濆怒先返自是牽濆始分牽亦少衰忠
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賫十二月濆結粤盜伺
金厦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
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
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請水
師奉
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盡山所部船
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
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
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

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尚通小船忠毅扼之別以小澎船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蹴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

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
詔奪公錫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濆在福寧追擊之牽
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
擊牽舟牽瓩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
詔賜還頂戴果擒渠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
塘獲牽姪蔡添來十二月擊牽于温之三盤多所斬
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
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
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遂柁
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篷勢復張忠毅

皆列狀奏

聞

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

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

斬獲奏五上

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

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

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參

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

該督所奏卽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

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次參奏專以去李長庚為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同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敘及特阿林保尚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蠻蟲粘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即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

經審明確鑿並無揑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卽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卽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

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昌
昧朕又不昏憒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
庚平日既無逗遛恇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
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眞出力朕已特降
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
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既知責無
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
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王德在閩浙總督
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
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

之路又不爲之嚴行杜絶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
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
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
若阿林保尚不知以公事爲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
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參奏李長庚不能遂意
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
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
卽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
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
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淸安泰知之十二年

春忠毅追牽入粤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粤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囘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卽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粤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鎭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冲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南澳洋面駛

入粤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艄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藎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

克捷必能擒獲巨憝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
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
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
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
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撫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
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
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
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
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
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

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
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
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
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
賜謚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鈺爲後襲爵忠毅治
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爲之語曰不怕千
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
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爲水師健弁公家
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韜畧爲詩古文修寧波
學宮置義塚爲粥食餓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

會試卽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緘所落齒寄其妻吳益以身許

國慮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濆後爲許松年礮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溫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

把總皆以公貴　贈武顯將軍荔波殁兄弟三人
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
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
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噶凿
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
添營千總　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
協都司襄陽鎭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叅將貴州平
遠協副將　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陣敢戰
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
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燬碉樓十二所

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

簡授湖南鎮算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冣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

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年調四川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蔴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

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
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
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
縣大爲賊窟公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峩寺得
旨議敘旣焚金峩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
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
香爐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
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
山坪卽保寧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
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

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
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
隴雙路塲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
川橋賊擒張碎滕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
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
人明年破冉文儔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
俱殄得　旨議敘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
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
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
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

遺得　　旨褒奬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
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
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
我營擊却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
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囘各賊
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
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
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
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
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

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陣事
聞照提督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廕戶部主事
予祭葬七年陝西獲戕公者賊目李目剛
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謚勇烈公自乾隆三

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
每入　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
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　諭
皇上御極復蒙　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
邀　甄錄公感　兩朝知遇臨陬奮勇賊畏之
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而起嘗慨
然曰某受　恩深重卽效命疆場尙不足以仰
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
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

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旣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别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别爲墓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調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磋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

三十一月賊犯石埡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弁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旣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滚木檑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壋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壋斃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

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
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
正月賊徐添德擾運道與張瓏登合遂圍城焚南北
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泗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
奮擊復縋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
中鎗落馬為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
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
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
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為五殺賊二十又獲執
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

擒三而鄉勇殲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一五月
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埡趨城
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
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
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闌入川與冉文
儔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
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團
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
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土地埡向硗門洞縱火兵
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偪茅峯埡竄

入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漩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埡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碳洞門軍功張岱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

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懾由黃泥扁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磔之賊越李家埡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闌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蹴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埡周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靡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黨復至擊殺賊九騎

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
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
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
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圍之戸遺產
清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墊江擾龍門寨
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祕三月賊二千竄永
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
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
十五日旦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
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

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冐矢合圍一賊以矛衝
入君拔腰刃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
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
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
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
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
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
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
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
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

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惇誼襲雲騎尉

論曰君生沃土貌清臞書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城得死所偉矣哉

福建布政使頁吏李君傳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璁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

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
者
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
才優覆奏奉
旨送部引
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
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
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
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
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

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
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儉衣蔬
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
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
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
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
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已率
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飭閉戶却埽元理浙漕
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參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
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

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温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莅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鬭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

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鬬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鬬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謠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眞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

朱為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欵數相當代
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譌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
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
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
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
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摭前二事指為贓
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懵不知總督桐城
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
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
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

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床以殁
豢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
不絕事聞
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
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
使者云故藩李公學殫經術才裕藩宣儲在
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洊躋
方伯持躬謹飭涖事精勤抱慤依忠安良戢暴其平
反疑獄囹圄無寃禮士愛民窮黎存活涖漳時首械
書役蠹風斂迹閤郡稱神其止息鬬爭則如龍溪縣

屬之歸德堡鄒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
祠墓起衅親詣秉公勘斷兩造氷釋相安無事其禁
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
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
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
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
功此仁敎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
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
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凄涼不可言狀質
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

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轄
人民感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共抒哀思猶恨無以
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韋布義有必勸
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
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
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
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閤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
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
旨允行之且
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

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為炊柩之歸也士民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卣尚幼幸以餬饘粥居於嘉興

許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俄奉

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定

上硃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次仲凌君傳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

任欽州州判遂家于欽父文焆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麤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禦學能厲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愼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

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
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益與洪君亮吉等
背以宏博見拔者也　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
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
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
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益甚重之旣選寧國
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
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强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
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
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

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七湆肉湆燔從諸飾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

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
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
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
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
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
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
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
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
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
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

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
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
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
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覿之幣用
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
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
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
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
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覿之
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

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
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
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
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
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
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
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
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

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弟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

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

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過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笲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

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葢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丱也非㮚氏之模笵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笵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

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
渺而後可若循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葢性
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
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
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敎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
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
聘覲之禮自受王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
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
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
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

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圍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為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

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

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葢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

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葢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葢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

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葢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

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

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孰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敎僅如彼敎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敎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

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
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
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葢聖人之言淺求之
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
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
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
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

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

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䠥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

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澤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淸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俗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

工凡六五亿仩伬仜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秖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秖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

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
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
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
之年十七劉文淸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
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
卧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敎之與化顧超宗
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
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
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
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

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貧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玨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

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

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
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
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
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
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
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
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
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
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

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

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旣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

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

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
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
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
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
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
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
懿師飾卽用以爲已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
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

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
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
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
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簡奥
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
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
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
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
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
襍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

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
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
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
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
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
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
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
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緐複無次戴庶常勾
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
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

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綫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

縣李君尚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敎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

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薑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

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八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探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必有所契

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内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昫齋冢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

手植數松今偃益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尚之傳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

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

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傎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疏濶三統術雖

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橢圜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説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强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説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

得中且蘭草未徵臼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為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尚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棼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尚之俾為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為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

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某氏始生一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詁經精舍𦠆材生也爲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餐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爲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歲爲詠蝨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勅相師爲學海內偁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爲宗尤究心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

其源委善古文詩詞篆隷行草亦善鑒別尊彝書畫
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己嚴義利之辨動以古
人爲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閣集四卷
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沆
沆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沈六經史漢
爲西洽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
士改庶吉士
御試第一十三年
帝諭吏部庶吉士敎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
讜論始不負所學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

恩簡應常

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

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

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

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在某部滿漢堂官先

盡心參酌詳列上陳

勑下廷議可否裁定請

旨即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致延時日

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

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路得

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
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
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沆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
經制額兵又諸路遣滿兵駐防互為犄角今遇警即
請禁兵以致勞師靡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
精加選鍊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
職守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畱舊地蓄丁製械
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牽夫攔截鄉
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強住民房需索搆釁請
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刊榜懸示戶部各差同部例應

考核再准掣差今往往惜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掣差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

旨不必覆試己未

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

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皐園詩文集四
卷奏疏十二卷子曾棨
曾棨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
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
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尚輕之
旨卽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更
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輒毋庸再議大抵滿漢
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
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
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

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右參議尋轉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歿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淸泉爲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留陳留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至寧化居焉二十世至淸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

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耿逆之變有僞劉將軍者擾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爲動笞榜極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年天下無事有司舉賓筵之典君三爲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科娶陰宜人管宜人子爲阜爲阜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貤贈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以己酉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書可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逵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简者皆宋進士简官祕書省校書郎简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曾祖士藻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己任慮民間孝節爲吏所壅乃親

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摭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旱隨知府集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遲及兄子爲暄爲昆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伴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愼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

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
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
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
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
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
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踈之非祖父志也誡子弟
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
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興工構
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
祔於東西聽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宦績孝義文藝

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
園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瀨
溪主靜之意擬鏡心鎔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
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閒
居士詩古文祖六閒子集等編爲阮氏流芳集老閒
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
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皇封岡墓建廬十
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
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干吟等集十八卷
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暹嘉

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昜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爲暹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敎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涉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淸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留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淸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暹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

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鋐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柝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

櫆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
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
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
盛尤屛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
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
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畱公京秩
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已
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邨落
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
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

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糶濟曰本郵人面相識鄰郵卽路人矣今當各保各郵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富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瘞局絕葷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理暴露十餘萬棺

有一郡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譁及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敎督不至此戊子劃辮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曷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稾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靳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

是年閏四月文遂据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

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鍬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伙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鬮

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涖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即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

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干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埴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埴亦未冠卒公與 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

苦鹽旣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旣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諡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誄

詁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予書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爲三不朽之一覼蔑一言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善是宜傳而爲之誄也君諱德奎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爲長生會育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閒月一歸鐙下爲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誡兄子書韓昌黎寄符城南

讀書詩談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人爲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卽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可不謹也又曰爲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爲惡昔范孟博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吾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樂善之旨有閒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魚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學或不進卽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

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
幕君敎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
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
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歿年七十有
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
曰
惟忠與孝祖父榮聖賢樂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
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
聖製詩題之
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
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
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
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
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
浙江奏
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弟二十六
集進奏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
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
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玆復據浙江巡撫方受

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弟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淥飲世爲歙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恒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攜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爲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

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

南巡狩迎
鑾獻頌蒙
賜大緞二疋疊膺
兩朝異數褒奬彌隆君以進書受
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
本公諸海内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
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
志續刊無負
天語之褒君勤學躭吟不求仕進天趣淸遠嘗作夕
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

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恉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槧眞僞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葬孺慕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

嫁之負貸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

葢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鏞堂鱣堂禮堂屺堂卒于嘉

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

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

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

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

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

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

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

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

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
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
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
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頤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
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
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
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

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
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
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
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
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
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
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
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
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
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

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牓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𥳑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剿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

之獲眞藏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慤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

文得侍御敎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留阮瑀自陳留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鎭明遷竹山鎭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畧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爲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蜀邊夷獠雜處土司譎悍互吞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憂去官民哭之爲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

官兵兼爐關稅務綏理番夷藏驛事皆無誤癸卯實
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卽革搶穫移屍諸惡俗州城
多傾圮君捐俸倡修之東南隅當渠水衝以石隄捍
之城中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澹火災倉穀書院次弟
經營屢决大獄無寃縱者癸丑調署汶川縣事又署
雲陽縣事雲陽多險灘廟灘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君
鑿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
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檄君回廣安九月達州邪
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達州邪
匪勞動

王師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玆復竄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聚黨横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度按戶挑壯丁一名每月操鎗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征糧五千餘石按糧一石二斗僱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酌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捐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

伍愼選舉貢生監爲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官捐備
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敎習鎗箭敵
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
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
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
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截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旣誅
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
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靑崗場
君率士勇禦之乃折回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
文儔陝賊張漢潮等由淸溪場逼州境徐添德又由

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祿各賊分竄州境之河東河西焚擾君令寨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壁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竇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爲賊據賊據則挾建瓴之勢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集紳耆召匠築堡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爲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屯積矣己未四月冷添祿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乃請

叅贊額侯督兵來州殲冷賊於石笋河餘黨戮殆盡
大帥入
告額侯復爵而君名旁奉
硃圈軍功議敘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
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
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皆君設策保護功
也是歲護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勒公以君團練得
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辛
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阻米起衅聚衆滋事
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被賊戕并斃役十

餘名張老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
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藏山林君
懸重賞鼓厲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奏
上奉
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
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拏獲功過尚足相抵加恩免議
處君因勞瘁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
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
安疊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
全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

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涕久之凡祖墓
歲必再三至視其罅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嘗爲父
烘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視象若有
憂喜色者輒應休咎素惡分爨曰吾雖不能爲張公
藝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
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
覃恩授奉直大夫父母如其階妻夏氏繼妻梁氏子
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妻葛氏出次綬
江都縣丞次爲昴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
昆在京師乞元表君墓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

西爲同姓遂載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麓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璜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干支卒

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
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壽　壽　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
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
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
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
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
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

墓銘曰

君行肫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籯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淸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鎭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登廡司者百人尙書愼行尤以淸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曾祖躲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

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
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淸宦家貧旣沒公尚幼其從
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贅于許
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弃養綴身妻家非學無以
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閒晨夜體素羸遂致疾雍
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壓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
丁衰祚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
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掇科甲名滿天
下交遊偁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
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

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
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
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
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
無子欲爲太恭人擇壻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爲
館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鳳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
人志而以公之子爲許氏後太恭人誓且泣曰女何
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
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粤
西奉父及夫之柩以歸陟嶺嶠浮湘湖山林叢密風

波險惡猿啼于晝鬼歗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顛
連修阻卒達江左奉義寧君棺葬于宜興遵公遺言
厝棺于夾巷祖塋母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
禮以贈嫁陽羨田易田于常州爲祭田奉春秋祀事
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
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矜
嚴廉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
必戒曰吾食半盂飯卽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屬
吏金幣爲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南也先人敝廬壓
二間有半炊烟滿梁太恭人晨夕操作紡織紉黹以

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
學亦如之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食故學行迄有所成
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
撫孤力貧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子名勳中乾隆
癸酉科舉人句容縣教諭截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
州直隸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衍乾隆丙午舉人丁未
科一甲第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
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督
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衢

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

勅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

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晉

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

太孺人晉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

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

表

君諱晟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

固始從閩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
康熙間高祖鍾元爲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
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瑁州鄉飲賓父煒生員以孫
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尢鍾愛年十
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爲學使者
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
祭必泣素不習青烏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
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劏宅宅之爲之
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
外事將謁選則敎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

吏事害其家聲旣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
立則善人多汝勉旃迨叔子光繹以進士官翰林歲
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貧傍人門戶及爲御
史以事降官君乃亟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坦
白無城府暇則爲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亹
亹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壙時擬之司空表聖嘉
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晉封奉政大夫娶王宜人
繼葉孺人子四光纘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
勅封儒林郎光繹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

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續葉出孫六大釗大鎔皆廩生
大鉎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揅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兖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

唐先世由泰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

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之天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

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綏祖

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生

扆衡秉衡扆衡歷官至迤西道生侍陛秉衡早卒總

督公命侍陛爲之後即兖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

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補

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
十六年蔭生引
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盱通
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
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
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
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
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
屢築屢圮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
旨發河工遂次得

旨逕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
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
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
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
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
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
名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
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
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判湖暴漲而
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

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潁肥洱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淝澥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澮潼漴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并諸水潁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潁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潁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追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

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
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
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
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
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
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
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灞
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郝歸
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
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

隄千餘丈雎汎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撑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爲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塌決不移踵調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覗河曰柰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撑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大隄撑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

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灅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住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𤏡石工城乃無患衞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衞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偪無

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
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桉鄉搜撲
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鄖懲鈔
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征人載但
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
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
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書其治淮河事之
大者公元配吳氏　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
側室劉氏出次鋆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同年舉人

又與公子瑩爲同學生瑩請爲碑銘旣葬而瑩卒十
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灑之釁之
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
受其諡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
居里而病淸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阡公所自卜
若斧若房拱玆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
銘

君諱仁埴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

高郵再遷江都曾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
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
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晨
衡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
鹽運司運同次侍陞由恩廕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
彰衞懷道山東運河道兖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
英敏過人誦書善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榘度隨
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
此名家千里駒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丙艱甲辰
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冊

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
進士　殿試二甲授浙江嵊縣知縣嵊故僻地君捐
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飾孝祠以彰風化仁
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
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嵊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
外艱服闋入都　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
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
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江
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効南河
出力加同知銜乙丑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

修防晉工遣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得無决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瀑漲武陟埝幾破刷君率兵夫馳救得無决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下北河同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屢枵腹不得食險始定洎睢州决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

壙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
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旣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
使君素有痰症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
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捧檄至豫君誡
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
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玆
邑當秉承遺緒毋墜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
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

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
配宋
誥贈淑人繼配李
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
次鏞國學生早卒次錡國學生次鐘候選知縣女子
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嶧次適紹興候選鹽場
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
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
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
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

國計余過睢州見决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决未决時能屢保之勿决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

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留保障法密鬒疏君于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世繇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敎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謩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

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
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
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
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
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
減壩工竣得功奉
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
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
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
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

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渟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

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淸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旣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瀕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

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尚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淸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

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産鹽必少淸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

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閭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停層層關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已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

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瀉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圈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

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檯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内低外仰而水面仍内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韙其言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鋌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綆缶立教萬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

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
同知實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奩水一盂拜于
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
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
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
爾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
令孫君源潮捌建晝川書院脩節孝祠戚烈婦祠治
宋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
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歙人兄弟二商之訟表
前明土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

喪宅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駮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君諱汝鼎字東原嘉興縣人明太常寺□□諱□□
與其季父及弟並以甲第起家為浙西望族曾祖贈
光祿大夫諱□□祖贈光祿大夫諱綸光父廩貢生
候選訓導諱筆前刑部尚書謚文端之次弟也君生
四歲而孤母任安人以節孝著年十歲能作徑尺大
書讀經史成誦前禮部侍郎諱載者君從子也君師
之盡受其學乾隆元年以文端廕入監讀書並遵例
納州同銜為太學官生緣目疾幾失明絕意進取錢
氏舊置義田歲入贍族規條繁密子姓日衆文端以
君德性仁孝才堪治劇以賙給之事委之君體祖宗

設法之意任文端委託之重夙夜經營不辭勞瘁支
分派衍度田校口三黨歡如宗族稱孝嗜作書始爲
蠅頭小楷以目疾改學歐柳法帖常侍文端坐論波
磔鈎趯之法文端稱之晚年書益工縑素流傳得者
寶之卒於乾隆三十一年　月日年　十有　配屠
氏同縣前進士棗强縣知縣諱應麟女幼好詩禮棗
强愛之名之曰文事姑暨祖姑陳太夫人體無形聲
重幃悅豫君理義田時實左右之嘗典質簪珥以濟
賙給所不足君之歿也家計日落至鬻屋僦居廡舍
幼子孤孫煢煢相依恭人課詩書紡績自給後以孫

貴祿養漸充而裙布絺絮不改其素久侍南樓稔知
先世事每聚族姓談祖宗忠孝之德鄰媼郵婦過從
必接席與語乾隆六十年歷春秋七十有八終於里
第君以孫楷官加級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今例
得推贈朝議大夫君配封太安人例晉恭人子三長
濬增生候選縣丞贈庶吉士丙戌冬應試在京聞訃
奔歸哀毀咯血卒於途次婦程恭人仰事姑俯教子
孝慈苦節亦如屠恭人次淇增生次涵國子監生女
六皆適士族孫六長楷即濬子己酉會試弟一殿試
二甲第一由庶吉士歷戶部員外郎軍機處行走次

模次棫生員次樸次梧次柏生員女三俱幼嘉慶元年　月葬君及恭人於縣南曹王廟原祔於父阡先是君痛幼失怙慎選窆地偶泊舟城南新字圩塘夢神人引至高阜指其顛有如虎踞者曰此非吉壤乎翼日卜遂定並誠子曰吾不逮事父異日必葬我墓側即今君與屠恭人合葬地元與楷同登進士第又同官翰林交最篤今覩學其鄉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懿哉錢氏世德高門誦芬詠烈淸流遠源奕奕光祿隱德彌敦賃廡相舂共啓後昆生大司寇以孝承

恩惟東原君先祿之孫君生少孤蚤被慈教故有節
者必酬以孝重慈致歡含飴每笑師少宗伯蔭任
國校雒下騰聲詞場名噪於戲嬰疾幾喪厥明煇彂
王氣釆匿珠光友于爲政任黨恤鄉竭勞盡哀以持
後喪壽山協夢用誌厥祥穆祔于昭遺訓聿長於赫
恭人康僖雲嗣純固敦厚溫和淑懿視疴於寢省膳
於饋恭人之孝與公兼致度田贍族修睦重義恭人
之賢佐公爲治家德在儉世學維經教子及孫皆底
於成文冠天下筆珥樞庭
帝錫綸言以褒先型馬鬣吉封虎踞佳城下車再拜

敬勒阡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郞鄭君墓誌銘

君諱鑑元字允明號澂江又號餘圃先世以鹽筴自歙遷儀徵遷江寧遷揚州皆占籍焉祖賡父爲翰皆贈中議大夫君好書史讀孝經注疏恒不釋卷性節儉雖處豐厚泊如也居恒以誠訓其子弟于孝義之事恒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歙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嘗脩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

宅後子姓以時奉祭祀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
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
誠爲睦婣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墓
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殆庶矣先
生總司鹺事十餘年
誥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
萬壽加一級
召預千叟宴
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
五級

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子二長涵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孫三兆王候選州同知兆珏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涵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炤炘煦熙焜卜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恭人合葬于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曰

黃山鍾山廣陵秣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興孝祀以虔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革薄積厚人所罕能

用綏眉壽耄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埏道既安
惟靈所憑藏此貞石風暖春塍

童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甬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
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纔六
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嚴以君
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
從師游遂通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既壯舅陳明經廉
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舅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
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宦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

是人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入賙親黨之貧乏者有券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廬雖困踣不顧也戊午槐以優行弟一貢太學明年考取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至君已疾顧孺人曰吾殆不起異日當勗兒以黜浮崇實勿替祖父之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士帶挂經室懸耜存嫺睦絕怙侈老能敎長可紀式彝訓生才子銘旣藏表足視崇善艮告惇史

江都淩君士駿傳

淩士驗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僉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韙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驗祖襄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瑣所千總父鸞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驗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産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資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驗讀書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

遠色里閈有爭者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人胥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以折服之深也士駁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仲子曙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為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藴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為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啓豐亦由修撰歴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啓豐生

紹咸貢生紹咸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
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
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
父宦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
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娶兵部尚書吳
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璥女七年歸
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
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
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饑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
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　國史館　文穎館協修夏

六月
上試翰林八人于　南書房編修列第五
賞紗緞
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
獎賞紙筆是年得咯血疾冬十二月九月竟以是疾
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庋王立性仁厚端
謹有志概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嫠戒殺放
生敦勉不怠文筆淸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
世濟忠美乃忽夭折而死子凝福甫四齡亦殤妻吳
孺人諱懷珍性善慈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

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夭愈于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己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玉筍班新何圖覽揆而命不辰影速于隙霜隕于春營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可紀寫于貞珉山光藏璞葆爾淸神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閒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弨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襍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挍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籑詁三年籑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抄

刊于板而臧氏經義襍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挍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菖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闕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

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

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

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
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
原本還其家敘王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
焉顧儒林爲
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别傳以告後之
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君諱錞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遵王伯兄釗歷任南陽
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
分發浙江歷靑村場許村場擢諸暨縣知縣調平湖

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
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宰諸暨伸十餘
年未發之寃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
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
予再蒞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
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
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澤戊辰進士分發福
建即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
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事者八
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

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悃愊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
不逸惰而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
歸葬漢南視銘字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淸號碻菴先世出潁川宋平章事秦國公
某之後十三世禎明河南叅政有治河功十二世詢
官祭酒諡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
曾祖藎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
其長也君生俶儻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

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兩弟析居慕薛包之
風築室於舊居東南以奉親親病噎君訪醫進湯液
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嘗窀
穸靡不誠懇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
不給有急難者佽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
祲君倡賑粥十里爲一廠廠有紳士而君爲之綱所
居奉賢爲分邑無學官縣令廉君高誼諮於君首捐
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延名師禮意俱備丁
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肄書構屋數楹如諸生
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已酉廷慶以員

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敎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爲報
稱明年廷慶典郡
天語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
歲兄廷溥癸卯舉人
上曰爾旣有兄養親正可廉愼供職報効國家廷慶
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
養廉數年之閒大吏以廷慶爲能者君有以訓萃之
也甲寅夏患癥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
嚴峻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葺之又其
修梁浚渠飯餓衣凍櫝殣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

添設講堂廨舍聚奎樓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尤精鑒藏書畫晩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潛王光祿鳴盛多爲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

誥封恭人恭人爲同邑南陵縣訓導紱之女性端恪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誦父以爲女職治酒漿習織紝而已因不復讀年二十一歸于碻菴君事舅姑盡婦道能先意承志佐碻菴君讀書敦行暇事女紅自碻菴君倡賑粥立學宫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嚴肅纖曲周到爲二子

延師必酒肉豐潔漏三四下猶篝燈課讀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貲之半貽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碻菴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敎官也恭人訓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曹不足爲也自後遇

恩眷必昜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毋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賙䘏親黨一如碻菴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贍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曁母妻

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資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碻菴君卒葬於拓林之魚塘灣光字圩至是祔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棫殤廷慶由拔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西司主事遷員外郎己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圖次適候選按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廩生泰蛟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予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貢優行生一人曰徐熊飛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予撫浙聘熊飛爲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聞爲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生而明慧四歲孝經成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爲斂母鬻破屋治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爲童子師已則晝夜貼錫織簃以易食貼錫者磨錫爲紙

便製冥鏹織翦者資山商裏茶筍皆業苦而值微者也母冬寒手龜坼鎔松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坼出夏蟲蝻集膚亦弗少輟徐母之母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澌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糅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賑母不就賑曰吾能餓死忍蒙袂輯屨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旣長爲學生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篋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訶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母曰先人墟墓皆在此山中可不邱首邪熊飛名日重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

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賡芸贈熊飛以金母喜曰此廉吏金當爲吾置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舊族耐勤苦支兩姓衰寒之祚敎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織篛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媪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馨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荻畫地貧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椎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朱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予奉

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試士于平湖得朱生爲
弼根柢淡厚不爲俗學亟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
生課予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南歸
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冢孫承
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書其略按狀太孺人姓高氏
系出渤海曾祖士奇受
仁廟特達之知世所稱江邨詹事是也祖輿以編修
供奉
內廷父岱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
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過

貞烈節孝事尢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
志不辭勞瘁以是絕愛憐之年二十歸朱葯房先生
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績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
兄弟八人仲兄荃官翰林叔兄浚谷主政兵部家聲
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媪手隨諸娣姒問
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
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
終其身不復瘳會葯房先生以荃之獄胥靡入蜀羈
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
旣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覲先是浚谷兵部無子病

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此時姑從其言第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驟富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姪分之庶可繼也其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葯房先生蒙

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鄰傳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猷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宗祧孫五爲弼庚申舉人爲翰爲均爲霖爲燮均霖

皆請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逞母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絳紗幔授經號宣文君今朱母以青年丁家難夫婦睽離在數千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閒門戶楮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胥成立噫嘻何其難也視韋逞母蓋跡異而心同者與抑聞葯房先生就逮蜀中并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恒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恒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筴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偕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

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郝祭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劃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尚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即見居士道人于埽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鸎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埽垢山房

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嫗鄰婦來相撞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喀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一金寶鑾其家諱稱因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藝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敘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

江都鮑公雲書事舅姑甚孝鮑公狹愈婦于外舍愈
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貲而逃者也以故舅
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畏罪挾婦入
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
養者二十餘年鮑公屢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
醫院爲八品吏目愈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
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鮑無居室于是元考
迎姊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轍所至皆奉姑無少離
永觀跛一足病瘍卒生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
姑是以不能不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

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柩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盡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常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不去宋公表其閭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敘以誌之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

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
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
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與
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
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
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
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
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贅余署中且讀書
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
輟熙以嶺南草木物産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

端溪巨石雕爲硯山曰臨潼秋邑給事本籍臨潼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愼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眞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恆防之孟秋月死覇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邑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金無所失葢其久蓄死志以死爲

願故產後不愼疾若惟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娠未辯男女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靡彝懸磬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尙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逾乎情而同至命矣安嘗于所居粉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嫂分梅花百詠得五言律十餘首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百首爲一卷詩中爲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百梅唫館詩一卷熙有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項

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常生書刻於石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郎七十二代之史書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代號不可考矣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眞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爲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隨文帝唐太宗議封

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眞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太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制人卽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

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
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
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
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
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
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
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為嘉祥未臻之
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
之辭侈為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
不傎哉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琅邪石刻今尚存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

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尙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存者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葢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

朝

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

萬禩哉前明歙汪子卿作志既詮序混淆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

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畧淺陋不足以紀

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

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尚望諸鴻通博覽之君子今休寗金太守棨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

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鈌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欽泰山道理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俿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棱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隃麋陶陵共厨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洴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隃麋陶陵共厨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洴共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洴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

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即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隃麋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厨銅鼎鐘鼎欵識漢好畤鼎銘云今好畤共厨金一斗鼎汾陰宫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

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厨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厨
裁足祠祀欵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厨孝成廟銅三
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
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
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
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
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
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
牘達之鎭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冊

于櫝繪圖榻欵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頹沒元卒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

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
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
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
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搨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
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
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
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勑於河南道
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
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朏刻石
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

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荅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

鄉傳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
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
傳其勗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
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
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
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
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
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
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鈌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
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

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
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
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
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
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
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
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沓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
官至婺州刺史劉胐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賡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卽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

高宗純皇帝任使敭歷中外

純皇帝湙器德量

命直

上書房侍

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

純皇帝嘗以

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

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

師亦皆賡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

師學邃行修得以際茲

隆遇實由

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

明艮徵部成樂此集卷袟閒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
典重也元奉
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
栞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
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
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眞情
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者衡量之
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既成欣聞甲子春
皇上繼美
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

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間求之矣

蔵厓考古録序

鍾君蔵厓甘泉人名褱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緑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敲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囘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蔵厓以讀

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苫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銘余遂栞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證索諸

本書閒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弊庸陋謭僿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

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蕺山空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朏明起于浙西寗人百詩起于江淮之閒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

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朏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揞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區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有訛誤則以檢討彊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

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葢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

于余因發其誼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敎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硏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抉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勲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

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竝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

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

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栞行今令子秉華等復

栞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臣謚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栞將次第栞之以貽學者元旣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諗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旣成屬元爲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

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
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旣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
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玉
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
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
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
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
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
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
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

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籬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達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寖寖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媿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明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

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司舊冊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

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

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勗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兗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洨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閒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

公謂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
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
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
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
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
也乾隆閒壘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爲佛宇遂以數百
粟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
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
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閣數楹甚宏
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詁經精

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畎畒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氣閣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璟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眞卿郭公子儀李公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林公逋范公仲淹歐陽公修

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邲文公天祥
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
公經邦萬公燝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
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
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鐸
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
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瑗朱公之馮范公景文
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
公鳳翔施公邦曜淩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
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

艮讜許公直成公德金公鋐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蘭
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
公煌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
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
壎姚公奇胤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煌言朱公拱
辰
國朝朱公昌祚范公承謨陳公丹赤葉公映榴劉公
欽鄰馬公琠高公咸臨錢公楞郎公斗金錢公嘉倫
徐公尚介王公萬鑑徐公修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
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逋歐陽公修葛公邲邵公經

邦陳公龍正葛公寅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修歸先覺堂旁祀宋公璟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公軾韓公世忠朱公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公雍盧公襄茅公瓚茅公坤淩公立高公儀勞公永嘉陳公善柴公祥淩公登名淩公登瀛楊公廷筠張公懋忠王公思任陳公雲渠張公蔚然洪公瞻祖李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肇盧公復柴公應

槐盧公吳盧公璋劉公宗周翁公汝遇聞公啟祥聞
公啟禎柴公紹煇柴公紹勳郭公嗣汾郎公兆玉徐
公尚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埏吳公大冲錢
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徵吳公之龍嚴
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
國朝茅公起龍淩公萃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渢
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
公亶趙公廷標高公儁虞公穆吳公鑛詹公惟聖徐
公旭齡嚴公沆顧公豹文嚴公曾榘洪公秉銓洪公
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瀚汪公霦虞公鈖應公撝

謙王公修玊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
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震衞俞
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堦陸公埜孫公浣思王公佑
賢陳公張相陸公繁弨盧公之頤宋公鼎銓張公麟
嚴公曾槼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潁荀郎公廷泰汪
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戩功章公撫功陳公會篁陳
公會裦盧公難盧公麵洪公福星陸公進金公號跂
宋劉公號何寶劉公萬祺周公號于宣章公號長王
趙公號梓木章公號程伯方公擢周公拱辰趙公號
遜志張公元呂陳公季方盧公必陞趙公啟裕呂公

蘭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
襄入遺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
出除之其栗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
辰先覺堂之洪公福星金公跂宋劉公何實劉公萬
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王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
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別藏之樓側俟考
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遺愛堂列明周公
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艮樞李公文
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焜許公豸
陳公調元

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鋐王公騭趙公士麟
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斆
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摶馬公豫于公敏中趙
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
公溶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
附載項公景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遲公惟培李公
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
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宋張
公憲卓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
王公鍾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

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纘爵趙公景和徐公石麒
張公國維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煇
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都公廷諫湯公芬周公
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晉謝公安宋沈公括宗
公澤趙公汝愚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
公輅
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八人于遺愛堂
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
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
互遷之義既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

定例乎日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閒至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釐正之并悉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己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符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遺愛堂閣之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

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幷列
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婁
縣許元仲書丹者錢唐高塏

荆州窖金洲考

荆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
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
成公來荆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
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蕺挑江流而南之以
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荆州兵兼閱江隄
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

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平聲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卽古方城宋荆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万又譌爲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

書毛佑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諗來者或謂荊江舊有九穴今惟南岸虎渡口調絃口二穴尚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尚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尚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郝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尚便利耳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

然其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滌于巖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膩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瀾鼓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感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

也自荆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南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未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河若北行泛濫岱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雲梯關尤為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為內外適中扼要之地

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涯東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卽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瀰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　神廟藥局兵房畢

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戸進而橫檔鎭遠爲第二門戸此大虎爲第三門戸又於大虎之内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戸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遽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内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

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温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有成書僅成類篇小學一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温公當日領袖羣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

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于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已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磵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㕘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具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温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䟦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嘗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淸卿爲縉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舊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涑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摭其一

二鈌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舛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玉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絀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

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爲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譌等事頗有証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强爲之反多遺漏也

寗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寗波范氏天一閣歸然

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厨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

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

四庫

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榻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卽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厨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寗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

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熙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閒靜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厨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厨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

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閒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

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旣成即以板畀其後人庋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啟以前舊本若明末暨

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

籍者以襃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敞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禕歟又案甬上耆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于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粤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

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居大山亦里居人稱
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
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
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
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
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揅經室二集卷八

奉

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

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

呈乙覽蒙

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

製序以弁其首誠

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臣隨經鐵保奏請命刊

刻幷恭撰跋語於後奉

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
御製序文仰見
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肆武習勤之意敬
天法
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尙凡茲
臣僕獲覩
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効何敢忘勞耽逸專事
謳吟我
朝
聖

聖相承勵精圖治
萬幾餘暇間及篇章
鉅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既久自
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
巖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敭歷封疆皆能以
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
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
取其眞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
億萬斯年
景祚洪延

文明日啟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四閱月而工竣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祗遵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

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賡颺和其聲以鳴太平之盛也巳

恭注

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

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
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
帝德
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臣元伏讀
味餘書室隨筆乃于
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
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
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
四庫書提要臣愚以爲我
大淸之治上掩漢唐臣雖譾陋秉

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紬繹

皇言敬爲之注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後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已之

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
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
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
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
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
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
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
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
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憂存理屏欲第十
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

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譎尙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皇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傲刻侈依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溥利申韓墟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

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違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乖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緜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

不可害心鑑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稼穡饑饉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章論天下要塞據于形勢地利所在九重人和第三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第四十章論皇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諧孝朱均自棄彝倫心性盡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允在察奸有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

受有才者敎恃才者敗第四十五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已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閒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卽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愼獨宥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憲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

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
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臣學殖淺薄雖博爲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
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
睿鑒臣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

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
特命如
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
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
嘉惠藝林
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袠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
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
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
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啟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
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

恭發
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
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臣阮
元本奉
命直
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
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
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
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
命視學兩浙得仰瞻

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
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旣歟臣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
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
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尚未成而五年六月

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

旨以總兵勅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冠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鳳尾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鎭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尚竄于閩浙閒也七年冬蔡牽屢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苐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刦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濆

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温州胡總鎮在閩被
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
蔡牽尚在閩續出之黃葵幇已於十年春在王環投
誠所餘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
殄除有負
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
偶檢數年來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閒調
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
如在目前且其閒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
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

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
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
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
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
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
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
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
籍可稽弟亨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

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僞號稱
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
有後記一卷臣敬讀
皇上御製詩集中庚午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土盜
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
元派令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
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
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
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
十餘名箬黃幫自此勦滅如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

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即駛退因籌兵進勦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島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濆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尚剩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

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次被礮轟傷旋即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剿直抵溫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舵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舵逆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渥張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淸而粵省尚剩烏石二一

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卽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携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艕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并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陬澨臚歡共樂承平之宇矣臣元并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閒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
可考矣我
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
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
人列女輩出其閒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
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即思輯錄諸家以成一
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
十年自山左學政奉
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徧

于十二邑陳編蠹橐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閨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殷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落百餘年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固多郎殘篇斷句僅留于慠篋中者亦指不勝數函

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晳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輙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閒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霝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

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亨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尚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

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沛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誌搨本爲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豫補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徵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
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
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翠屏洲王君柳邨儲積
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采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盪 鐵冶

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攄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柬其槀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藩許君楚生珩淩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校正之梓人告成裒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
皇上文啟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繼德本忠信以
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
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
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
命臣朱珪爲正考官臣劉權之臣阮元臣文寧副之
伏念臣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
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
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慚媿之念交摯焉玆承

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顓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
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
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
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
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
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
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餖飣之閒或多流露矣故臣
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
學之文且
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

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敎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
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
磨期無負乎
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
聖人願趣左右者實
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啟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葢江淮間一郡之
詩采錄尚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

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
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
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
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栞板六年巡撫浙江
仁和朱朗㸃錢塘陳曼生請出其稾願共栞之乃畀
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别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
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
他也獨念吾鄉自
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
大江南北輶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既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疆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栞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删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泰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顧文則易知行難

縣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
百年明初勦襲成書爲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
我
朝以經術敎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歟
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
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
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
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
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
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

長敎其偏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
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顓蒙以學業桀草茅以
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
求勿遺佳士以酬
聖人敎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
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
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
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閒有分合然

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恒星東行確可據歟三江合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菏歟溠原三亳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歟我

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並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倣袁樞以後誰爲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

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

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

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閏位并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歟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頼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歟兒寛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冦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寳同尚嚴威張霸張堪皆崇德化寛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

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荼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
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
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臯侈橫亦務蘊藏德秀
賑饑親行邨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
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
歟我
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
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
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

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即爲將唐制彍騎而裴李奏
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
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土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
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
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
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
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
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
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劉撫
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欽我
皇上廟謨勝算
簡命經略勦辦川陝餘匪俾戮其渠首赦其脅從
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
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屢梗
塞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嗌而不食可爲
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
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卽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

於人內積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
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
嘗試於一旦故人告之章會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
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
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
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
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
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減黃
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
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

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閩松江上海尚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畧用兵船護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

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攷之
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書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
册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盇極北之地
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
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爲遠慮請
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元猶此志
也夫以
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爲千慮一
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
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

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擥要序

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晉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亹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亹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闌入以爲汕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

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偪

大溜因斷自
宸聰添設坦水竹簍木櫃隨時鑲築遂爲東南永奠
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
聖製閱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東南六郡數
十年安恬之福非
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
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
聖天子厪念要工月披圖奏繼
先志也元嘗慮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
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

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
備是亦未窺今
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
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
防同知合州楊君莅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
加以刪葺別爲海塘擥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
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
請序其書以修築工程爲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
可仰識
聖澤之高深且知坍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搢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搢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搢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搢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搢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既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鎭搢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

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直順廣泰地方紫荊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

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尚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錢法一員按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滁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銜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爲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爲治爲亂在唐某年爲失爲得賢良之樹循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秉綬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爲立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賈質死瓜洲之難算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憂去官此六卷

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
公克當阿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
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
特名事志曰事畧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
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
族新貴儒門以此爲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
以上外官道府鎭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
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
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卽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
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與化李氏高郵

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勳爵督撫等官家自爲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

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爲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具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墓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爲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爲孝女因聘焉旣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鑰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縊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齧壞玻璃瓶吞其廉腸斷嘔碧血數升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爲墓誌視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

玻璃不成辭故以呑金志之乎祠旣毁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粱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栗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急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皇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曷爲稅榷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

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
皆鹽官而改爲稅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
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內地商民之累曷絕之
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賠課
灑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
課數始自
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
地丁是加賦始吾
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
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

在河套西即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
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孳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
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
等販鹽侵潞淮
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
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
當日再
賞之不當日還之容日吉鹽不至晉二年矣民未聞
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也曷使內運焉余
日吉鹽性重味佳豔物能久利醬菹苟不貴民甚利

之若內運可以平潞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客曰旣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爲止是絕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大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旣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

矣客曰河東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晉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蓋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自禁之不在增引不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劾而請逮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

烏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
滄海海寧鎭海塲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
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
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
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馮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
本嘉禾郡以地產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
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
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戹且懼六

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間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男士之知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
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竈舟越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
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値糶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蠲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䘏其鄉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衆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

此
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
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己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
種井禾而無之者尚比比也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尚
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
天之恩
帝之德而已今
皇帝尙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
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硤川煮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年夏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春蠶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

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卽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煮賑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鉤算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廠其

一也海寗馬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
廠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
瑞潢助之其散籌分男女兩廠佛寺大蘆篷無雨淋
日炙之苦貧民盪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
栫礙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
給以藥老病癈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厠篷終數十日
無一人死于廠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
巾不滲爲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盎
饐餲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
力爲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

無
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
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
以此災煮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倣而行
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
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
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
若錢與米則中中中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
短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
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示予幷請題後是仁

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煮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滋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啟昆所修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牴牾未甚訂正且迄今九十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為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

不肩任得人富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
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
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
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
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
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耆
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
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
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汛又爲長
圖按册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通志舊有康熙十二

年劉中丞秉權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歷二十九年郭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六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屢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秘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

國初收粵平削尙藩諸鉅事則已載在

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

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挍勘記摺子

欽惟

皇上聖德天縱

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敎士先夫儒術此我

朝

聖

聖相承之極軌也臣幼被

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

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尚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

奉
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㓜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别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舊籍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

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

御覽臣自維末學莫贊

高深妄瀆

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

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揅經室三集卷一

卷二

卷四

蕉査集序

卷五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葢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閒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衞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衞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

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

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眞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啟眞書門遝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鍾衞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加以眞僞淆雜

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啟云羲之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僧智永爲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智永（見世南本傳）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遒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眞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眞僞（見唐書藝文志）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竇臮述書賦自

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於北齊秖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皆爲南朝秘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勑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

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諸書碑石褉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强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

版人人共見縑楮畢能遍習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蘿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郄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肎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

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

趙崔悅盧諶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邈崔浩崔簡崔衡
崔光崔高客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魯元黎廣江
强江式江順和屈恒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根劉芳
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
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嵩竇遵柳
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齊杜弼李鉉張
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趙彥深崔
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胄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
北周冀儁趙文深黎景熙沈遐泉元禮蕭撝薛溫薛
慎柳宏裴漢楊素虞世基虞綽盧昌衡趙仲將劉顗
房彥謙閻毗竇慶竇璡
隋丁道護龐負侯孝直

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見崔浩傳齊姚元標亦得崔法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爲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

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齊末秘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周冀儁趙文淵皆為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

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與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變字體王傳云宋文帝謂其迹逾子敬實成南

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云世習鍾衞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羲獻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强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

北朝諸史云魏初重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崔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衞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由善草隸裴敬憲工隸草竇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眞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慨善草隸源楷善草隸劉逖工草書冀儁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撝善

草隸薛愼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閻毗草隸尤善竇慶工草隸楊素工草隸竇璡工草隸凡此各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書勢筆陣圖等書之言皆未足深據其間惟梁王襃本屬南派襃入北周貴游翕然學襃書趙文淵亦改習襃書然竟無成至于碑榜王襃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襃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據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襃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

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褉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頴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隷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

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
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
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
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
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
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
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
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
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
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

末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葢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

尙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
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姸態
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
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閒墓
甎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
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
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
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
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旃之上勅文臣大
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褋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稧聟軆棄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咲彤虞廟堂碑准歐虞恭公碑煞歐皇甫君碑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

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眞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葢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

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即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夫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

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强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卽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眞定武本

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眞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賴上張金界奴騫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崈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鉤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羼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姸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眞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

名固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
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
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灋
爲骨江左南灋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
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
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
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

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甯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橅刻以昭絶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于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

方折之勢疑即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識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函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

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稱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與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棱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眞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即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

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甎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葢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鈎嚮搨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棱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郄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倘未必如定武

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腳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蹤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尚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眞迹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

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矣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

此甎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壙匠人寫坯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

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槪東晉之書益爲閣帖所愚蔽者也況眞羲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甎亦尙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七月

晉泰元九年十日庚子

宋元吉嘉二年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銕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銕鑊字搨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塲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隷者也

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閒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閒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鏤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充玉泉道塲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揅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从辛辛愆也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

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藴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

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

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

語二十篇名之曰語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絶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閒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閒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変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

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

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閒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

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鼻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嘗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

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
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
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
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
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
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强已若謂
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
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
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

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頴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

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裳谷爲畫此圖此二
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
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却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
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
爲縴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
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
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

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幇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吪賴壯丁嚮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縴夫之饑民咸令入縴者至此則凡不合縴步縴聲者不令一人入縴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

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

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
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
余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
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
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
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
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
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
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

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撻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塡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玆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鋪地錦法載方中通度數衍內靜玩半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

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即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一寸

五寸

一寸

五寸

右爲立方一石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冊 裝米百十石斗升合 第 號 艙

寬 ㈠丈㈠尺㈥寸㈧分

長 ㈡尺㈣寸㈤分

深 ㈢尺㈦寸㈨分

左右爲寬

前後爲長

直量爲深

初乘

得	初乘	長			
○萬	進○	㈡尺	㈣寸	㈤分	寬
○千	進○	二	四	五	㈠丈
㈡百	進○	二	四	五	㈠尺
㈧十	進㈠	一 二	二 四	三	㈥寸
㈥丈	進㈡	一 六	三 二	四	㈧分
		○進	○進		
		尺㈠	寸㈥	分○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填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行與寬數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填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填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填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填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畢矣又從四寸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加四再呼曰一四加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二是四寸一位乘畢矣又從二尺一行與一一六八相

乘呼日一二如二再呼日一二如二三呼日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日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併斜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為六乃填六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四三六之數合之為二十一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二數為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進一之十數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為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焉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為初乘之數也

再乘

即千石	〇萬	進〇	㈡百	㈧十	㈥丈	㈠尺	㈥寸	分	深
即百石	㈠千	進〇	／六	二／四	一／八	／三	一／八		㈢尺
即十石	〇百	進㈠	一／四	五／六	四／二	／七	四／二		㈦寸
即石	㈧十	進㈢	一／八	七／二	五／四	／九	五／四		㈨分
			進四即㈠丈斗	進五即㈢尺升	進四即㈠寸合	進六即〇分勺	進四即〇厘抄		

初乘該得

再乘得

共該得二百〇十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之再斜格順而側觀再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即百石八數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遲繁也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糝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

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入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頹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廨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其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其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强半西園荷池濬之花盛開歲至千

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譔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

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葢亦摭

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

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盡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厨以唐人鷲嶺鬱岧嶤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葢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厨再收嶺字號厨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掛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六兩其送
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厨之用
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
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
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塡注之疑
者鈌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
字

一字藏僧如出鈌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
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
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
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

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閉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楊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

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雅髣髴事亦微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擀亭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為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為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

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歴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寗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

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愼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揅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

於目錄之後復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
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
大淸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
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
福謹案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
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
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
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
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

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濘陷足舍尾厠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闈西場舍者深輙及咫號舍總數茀如額而已敬遇

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譆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寛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基舍

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爲路舍尾改造厠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甃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闈內縱横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勸曷克蒇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韙歟

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
聖運者爰諸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
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
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
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
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
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　國初用闈地封
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

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涷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尚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淸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

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溓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

延於內今爲高厠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甎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謄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謄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甃以甎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楊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蕆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弒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邨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為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賸四五畝多轂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尚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

郵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琹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或名翠洲屏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

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彛尊等之論且彛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

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旣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閒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豫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閒名曲江者尊

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

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孛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入泗汴瀦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尙存明漕

于燕不恃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畧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爲墓傎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東北曾祖祖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剝九字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剝十一字已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八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

文中塑像旁繪兩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
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
奉政大夫同知口口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
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孛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刺
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孛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
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孛蘭奚者凡
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
見于史蓋此孛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鹽政曹楝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䘏諡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

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邱三里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殣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慼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

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已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

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

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礟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礟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礟子圓逕四五寸又有蝴蝶礟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毬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皤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毬堅矣以毬入礟礟發毬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艮姑

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荼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嶔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

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啟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眞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恒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

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日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襍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瀹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槁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菴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筸鎮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

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

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恝然爰復留
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
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揅經室三集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緐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劒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

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勲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敎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

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為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為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皀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

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鞶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鞶與槃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釋文又作鞶易訟鞶帶釋文或作槃可見鞶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鞶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卽令如此當云鑑鞶今云鞶鑑文義倒置矣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斝耳左昭七年徐

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爲述德儆身之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

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雒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畧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紀文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欵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

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寶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年竇憲伐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鄢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

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饞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鬻甗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

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别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

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

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

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栞字于板本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

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屢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儈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

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峰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

命視學山左首謁

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彝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

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矍相圃㳄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㳄過濟甯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顧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

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
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
之暇即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
錫偃師武虛谷億諡都段赤亭松苓爲助兗濟之間
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
聶劍光鈫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諡都金石志
藁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
涉千里岱麓沂鎭靈岩五峰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
架岩涸水出之椎脫梱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
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槼桂未谷

馥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
晉濟甯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
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
亦日以聚舊家藏弆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尚任滋
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
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
淵如觀察蒞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
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幷毀
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
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

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稾斯定元
復奏
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
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
多若夫匡謬正譌尚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
生方督師轉餉剿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
伏波據鞌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
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
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
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

慶鎔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裒然成卷袟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牋識十五器皆秦熺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熺筆葢敦儒子爲熺所用宋史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虢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遂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輯裒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

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古文]次行八字曰王[古文]下半剝蝕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古文]造口何以謂[古文]爲朝也詩惄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古文]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古文]爲歸者石鼓文作[古文]从[古文]是其證也謂[古文]爲造者古

戈造字多作𠯑形卽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𠯑乃卽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蟸而非鑄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㭘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劒二鑪一叉一物不可辨右方

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値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

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
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
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
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坫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
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
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
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
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眾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頹

前知縣事倉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葢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〻二行五夫〻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〻三字二行五夫〻楊樛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

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〻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閒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

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薛荔皆滿捎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

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即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褾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衞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

衞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鎭江志所引衞公年譜衞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

國朝王山史張力臣淩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蓀

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　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褾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旣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

師拓本紙力已微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

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旣褾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葢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

之有十事焉余裒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
志事之一也余裒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
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
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
寶也歲丁卯鹺使者獻於
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
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
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
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
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

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瑯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矍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爻之義甚精陶太史梁釋散

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葢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葢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

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益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墓廬睫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薶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閒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卌三字其二石尚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

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葺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旱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峰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況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覯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

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閒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鄐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口熙十口三公石口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益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尚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

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𢭏獲于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侍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𥝤卣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敦一簠一豆一匜二彝一甗一卣二尊一鈃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劒一戈六瞿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甎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

高宗純皇帝賜

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
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
恩奉
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
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滚愜私衷者因名
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
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
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

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閒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閒拜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鮚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

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倌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

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
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
以病回里是大迕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
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
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
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
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
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
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
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

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駮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灾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灾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卽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鈐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陳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齊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淩縣考淩在今安東間地瀕海故曰海上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廣以良家子擊匈奴爲郎廣爲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爲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後以衛尉爲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爲庶人數歲召爲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爲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爲中山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武立寄長子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立三十八年薨五亦曰劉慶河閒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薨子不害嗣四年薨子堪嗣十二年薨子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二印爲一人爲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纍紲乃作史記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衞律事覺被繫而降八曰孔霸褎成君孔氏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褎成君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楊敞傳忠丞相楊敞子敞薨忠嗣安平侯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

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爲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十二曰王禁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爲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壹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即位封禁爲陽平侯侯永光二年薨謚曰頃侯**十三曰鄭崇哀帝時丞相**漢書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後爲尚書令趙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後爲嚴九等所破**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

宮乘其輿服建天子鼓旗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煜以宏農掾王憲爲
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
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破
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莽首
持詣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
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煜入長安以
憲得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衆侯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
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元始中爲郎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更始立拜都尉官
遂與任光同奉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
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
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十八曰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父武

始侯純蕘光武詔奮嗣爵

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

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二十日徐咸漁陽太守功曹

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兀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虜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並殺之

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張耳後也

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

二十二日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生氣焉

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令鄭彪事爲長樂五官史朱瑀等所害

二十三日

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爲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八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

二十四曰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京之自臨其葬

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六年死

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翠螭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

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

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爲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羅龍朔元年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爲雞林

道大總管衞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鎭撫大使屯買肖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百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　嗚呼古人姓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

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緐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與王西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刋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己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旣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綍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

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
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孔沖遠疏云綍即
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
各背碑負綍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
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綍繞鹿盧橫而斜過
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綍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
井欄爲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
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
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項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塡之曰愕作距末用蘁商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撝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據此

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
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
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乞黍相韻黍
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
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
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
末字者此弓簫末必即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
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
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
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

學据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搨鐘鼎欵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弼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間

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祼鬼搕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册至武昌與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屢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

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庋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廷樑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問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鎛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鎛所鑄祼鬼卽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般其未歇

臨窓展册再題後尾

吳蜀師甎攷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甎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隷閒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甎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甎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甎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甓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摹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

侯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八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袟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揅經室三集卷三終

揅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舊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毁明正德閒遂爲江尙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范惟一以靈芝之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卽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

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
神實憑依春秋肸蠁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
復修輯之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
皇帝六次南巡屢
駐蹕凡五
賜宸章褒功述事且

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
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瑋栻等以廟宇少
頹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
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
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閒畫廊三十閒正殿基
培高三尺易壁垣以甎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
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置鹽運司庫發
商權子母爲歲修之費藏事于乾隆六十年 元以是
年冬奉
命督學浙江入覲展拜樂觀厥成爰以重修落成命

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匱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卽爲元述此大畧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淸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淸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靑龍庵經府

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于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為二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臯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箔橋入中河中河滙各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箔橋之下有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為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

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汲濯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尚通湖水其環帶溝衢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濫司府縣署剌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槹出水獄多瘐四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

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土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清清洽洽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清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閘設金木水火土五牐板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啟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

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剔具文案以備考自兹以後每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候銓同知邱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爲祈謝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共覽而知勿久而廢塞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爲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卽以爲祕

册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
無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
延之在貴池學官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
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
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
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刋木記可見其中佳
處卽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
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
君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廿八下
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

天晃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脫蕭該音至廣雅曰陂邪也卅五字陸士衡荅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魯侯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二十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群娭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娭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

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十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趫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萌俗澆弛宋本卷卅六十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五十九〇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氓然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

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鄶矣惜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卽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笪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册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栞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卽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册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既成因序于卷

首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蹟一卷共五幅一爲開煤山記一爲讁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爲哀商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墉師家師嗣壽紳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割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却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尚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

者明天啟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葊今圮無存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鐙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葊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姜如須先生垓仰止軒詩云六義風流今不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葊遠今軒在葊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

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木
青學士燾所贈其間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
之鎮江人無有栞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
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摹刻墨蹟鈔寫志
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
昔人比之雲烟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
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蟫蠹即歸鬻失
平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
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
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其

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貢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庋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間無此僧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荆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啟間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圮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鐙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蹟五紙

其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黄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琹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王華先生書知由歙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招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况此連牀奚間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橙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内旣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

吉雲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悌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歙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歙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鹺務不克歸歙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慰離思偁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讀書工詩善楷法惠定宇厲樊榭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

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
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蔭陟甚廣垂
橐而歸蕭然寒素迫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
之地却埽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
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
南子澹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王樹
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王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
身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旣爲鶴亭方伯後
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橙里兩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

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尚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搆屋數楹北嚮外環以廊中奉佛象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圮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昜設斯主余

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
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
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
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
史充鎭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栗主以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
玠　誥授光祿大夫　賜布政使銜江公春　誥贈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　誥授中議大夫候
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
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鎭海軍節度

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增三斗有奇民病之
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贄奏
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
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譔沈籍記及宋史王珪
傳以六一泉遺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
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
嘉興台州二府用朱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
運使輸貲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郎公所植
士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
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

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旣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楊歙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畧不少及并官職亦畧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

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職方公孫諱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邨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湀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衆撩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截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

爲先忠手澤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闍黎所能預識爲之紗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褊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議然其濬揚州大渠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闍黎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紗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旣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

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
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
勳以薦舉孝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棻墨林
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
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
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宦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
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
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

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肖其地形分藏族人之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北曰濮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祖祠之在杭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爲完糧祭埽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畧始歎古人

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爲佛則

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爲傅毅所對傳毅本傳無此事）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爲宋人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恒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

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袁宏曰佛者漢言覺竊謂單稱浮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尙稱澄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卽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冶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鍺也冶山之勢自西北棠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滙爲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峰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實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別有下陳莊更在其南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冶山泉

石瀠迴水木淸湛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
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
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眞
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
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
爲名宋國公鎭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
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
香臺雕甍繡柱三百間邃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
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
村然則上陳莊即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

之以告遊斯山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
命督學浙江按部至台既竣事遊山中筍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閒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涷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與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遺俗非徒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閒然碌

碌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韶所錄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其書世已罕覯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删訂無盡書爲四冊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旣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稾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

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眞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蔗查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頹輿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卽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銕鑊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閴淨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誦茗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淸微雋永

聱悟脫俗予曩輯淮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若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若弟子圓燦以其師蕉查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幷棸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畫圓燦務致佳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誦若之教也

揅經室三集卷四終

揅經室三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

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閒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恒閒世一出河閒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
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
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
聖製
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
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

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橅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裒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

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挍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甍後公子堉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爲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賡芸手挍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挍本也故跋之

淩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淩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

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爲文書諸屏元與次仲
交久且深凡以詩爲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
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
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
依親戚自歙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
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
簪珥使就塾師讀書麤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
往往爲人所紿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
難成宜從事于學然學非蘄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
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束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行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勗之以游則鬱鬱與駔儈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

命視學山東詣熱河
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
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
不能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
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戸著
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
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尙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
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

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賾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閒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

明數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
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
以故海內為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
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昰闇錫闡淄川薛儀甫
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
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譔
述流布人間蓋我
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
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

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觕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榦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郄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

恩已立義以渾葢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駁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

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淺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靈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

覩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徽享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學博文雄尤深選學摯虞劉勰心志實同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灑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弃今不矜今而廢古曩撰四六麗語二十篇各窮源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裒刻殘稿爲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

爲後序以諗文家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友善己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洎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
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遽以病卒
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壻松相國譽余子祜于太夫人

太夫人既見祜祜甚愛之曰吾早識雲臺雲臺與吾子
善且祜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囊付祜之母曰
此亡兒之詩需雲臺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
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
想見其爲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盬于　王事可謂
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既
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刋于廣州畀其嗣子
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
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徹車以文藝
相示俄爲翰林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曷嘗有

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雲抹山賤子何忝書成醉酒悲從中來存歿之情結于涕泗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葢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

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遒峭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秣陵訂春雨樓詩爲

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福謹案蓮水名韶

華陔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擷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似江

南李許齋及楬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寔第六人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欽朱蒼楣文翰蓋蒼楣亦以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淸平湖三縣令以潔白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閒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既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䆉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置詩人於此閒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揚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鐙搖焰讀是詩至子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眞才雄氣靜將擬

之古人其靖飾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

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復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

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

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

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尚幼已工詩有佳製易附錄數

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曩輯淮海英靈集揚州圖經翻閱各家詩集于邗

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藉當

時名家别集疊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

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
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貧書散而故宅瓏
瓏一石猶得歌于松崴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
工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
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
有若吳縠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
諸君子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
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旣堂江子屏楊竹
廬江文叔諸舊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
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尚得屢見于各家之詩

甚且以此專勒集名也福案觀察劉大觀聊城人

惜陰日記序

漢書云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于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

朝儒者束身脩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敎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予纂集經詁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惜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篤澹雅之才能若是乎

存素堂詩續集序

時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刋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迴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衷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已元雖勞于積牘感先生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稿敘成者亦加删定附于續集之首

福案時帆翰林學士法式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

昭白雲文筆淸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閒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敎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横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閒

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成矣而其文筆復裒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爲學者卽其所以爲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福案孟昭名倬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秪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旣長而得蕺山之傳自古孤根危露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

易淪于草木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旣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淸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旣廣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玆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微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爲雪廬誦之名熊飛 福案雪廬

郭書屛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

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其人也鄞爲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于每令其鞫海中閩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鞫盜甚多得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澥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眞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鵬之所摶鷃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鸛井云乎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

即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
謚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頻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
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
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溱于
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
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
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蘄至
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
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
度所塡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

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
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福案頻伽名馨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
治在江淮閒土沃風淳會逢殷振
翠華南巡
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
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
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益
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

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
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
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
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
之璧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衒
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
目覩
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
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詼諧俗諺此史家
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索

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閒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
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福謹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淸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皐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閒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

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淡於詞三十年前即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删訂埽去骫骳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瀠風波紋自行而泠光翠色一望演漾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淡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福案竹所名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别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

裁僞體與宗伯固無岐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
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
異于古人之外無寗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
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
數大家聲氣烜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浼抱殘守拙
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
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
國朝别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帙名之曰羣雅集
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
詩大恉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

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爲序元將入
覲馬首戒途匆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藉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

古籍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蕘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鐫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于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讎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眞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讎校

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核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僞快後世委心古藉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戸部山海經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

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尙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末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穢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牋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栞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臯山東棲霞人戸部主事余已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臯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臯共著書于車鹿春

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衞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即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鐙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淸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抉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峰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圮嘉慶八年都察

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巔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淸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疊騰駕而來雲馳雷動震疊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

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
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敎
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
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郵商愛士使浙四年
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
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敎官楊
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瑯邪郡今屬青州
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淸公以翰林視學安徽

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迨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愼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謂碭山以上不可稽不妄摧世系又何愼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

先帝巳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亢宗睦族奠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僭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僅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

泰安縣常熟蔣君因培在岱頂王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尚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揭淸朗如故洵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恒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恒見之尒雅于恒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葱之名而但曰藿山韭茖山葱尒雅不釋葵其曰莃葵芹葵戎葵蔠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葱之例也六朝人尙恒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昭葵賦亦

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卽蜀葵二字吳人轉聲者以花爲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與于秋葵之葉大多

歧不騈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衞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王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衞其根卽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暑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

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名山古地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諡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

佳城內多橘矣以及閩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閩鼓之橘爹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秖兩樹矣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眞花多實少之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攖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辯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攖而已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

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賣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蒙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元謂輥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

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扇壺盛水因扇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置銅鼓之中捩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綆也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鍼管乎中輪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砉然立解其綆頃刻已盡而其

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鎚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緶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箭外纏緶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杙以動鐘鎚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閼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

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纖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也此制乃古刻扇之遺非西洋所能扨也

清遠峽記

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滙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

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韙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畱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畱此一也三江者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里志水經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地所見如淸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之地形皆與淸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

尤巨豈可足未繭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飛鵞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潮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渟漸渟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卽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

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旣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而潰哉　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衞民生溯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丫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

三丫基禾乂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用條石疊之隄坡隄根用磈石護之共叠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令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成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

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
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奬
伍盧以坊題
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
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
處勘其工謁　海神廟致禱焉且諴圍中各堡紳士
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
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脩之䃂石之卸者增
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
方永臻安定焉

恩平茶阬硯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巖曰茶坑産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硯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阬閉不復采今采者新阬耳新阬有魚腦青花火捺鸜鴿眼諸色與老阬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叉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阬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阬而發墨勝于新阬端州之石割于洞故石外無皮製硯者必削

其磽确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積
萬小石戴土成大巖凸凹碎泐不相連屬采之者如
拆壁掘地而得甎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
皮色裹之或黃如霜葉或紅如櫨皮如燕支或綠如
蕉葉如苔錢如荇帶如蛛絲或皴如松皮或斑如虎
皮或青綠如古彝器剖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
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
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
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
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為硯

且記之

福謹案泐說文解爲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則泐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順其理擊之卽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卽裂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攷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舲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余於接席閒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閒坡公

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
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
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
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
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縯四家
也李敬齋載在古今黈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
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
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
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
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

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刋於紹興之初自嗚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粱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而龜齡集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牟乃刋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即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

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殆至乾道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

龜齡序又云自八詿而十自十詿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詿十詿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已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衮晁沖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巽中流入播遷號耆舊者爲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詿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閫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

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開放者
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
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鎭叔孫彥忠項用中
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傅薦可通計南宋註
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滙爲集註之
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齠齡出五載始入爲著
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
原序槪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絶識博學係指題
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

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夔程縯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顧不時繙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槪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曼濾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

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即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

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

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嫺貫於心而徒馳騖於外故其岐舛脫闕治之愈棼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

先因肆本轇轕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蘇學牋解人衆爲言葢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秦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逮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覯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别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别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别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

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
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
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
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
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

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温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辟八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温子昇傳張皐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陸瑜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

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
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咏風謠
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
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
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
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
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
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
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繫風
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

言七畧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淸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畧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畧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

義牛頭馬髑髏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
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
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
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
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
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
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

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
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
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
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
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
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
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
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
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
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
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
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
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

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即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即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

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勅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葢詩即有韻之

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

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淸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

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敎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　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揅經室四集卷一

卷二

揅經室四集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爲韻大考翰詹一等第一名

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儼笠目而中擁陽乘健以爲剛氣斡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圜列宿而高聳既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璿璣以分測廓四儀而內涵惟周髀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洛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諳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而赤道南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

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
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躔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
極東井之匯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
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孜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
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遷于小正夏
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
若別五星于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
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絡終而降婁起歲
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還孟季
則二宿非邇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土周歲

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
日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
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
杓攜虛女殷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殷乎南紀
當三台而光齊胃昴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
旗與溝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耀惟七機青
樞冀分其區魁雍衡荆巽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
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
御而華蓋高閣道啟而勾陳出王良却而造父馳柱
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牛夏案戸而光實其隸

垣外而居南極者亦纏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于緯書撰靈憲以互證是以黃帝制宮以推策有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淸寧而衍慶

御試一目羅賦 以題爲韻散館一等一名

羅因鳥而始張鳥以目而罔逸羅惟取其周遮目非貴于專壹椓之初聽夫丁丁舉焉乃觀其乙乙多爲之備得之在少而不在多密爲之防獲之在疎而不在密然而偏于少則緜緜未成惑于疎則恢恢反失

觀離忘作罟之方掌禮昧張弧之術豈織千絲之網
以一統千如祝一面之羅解三面一原夫爲罻爲罿
曰罬曰罠或成掩罼之篔或作翻車之軸雉何事而
離罦鴻何爲而漸陸理密文連絲交花簇隙漏相承
玲瓏互複本一緯而一經乃或衡而或縮兎有蹄兮
不忘繭爲綸而非獨至于綱舉目張網開鳥覆逸翮
莫翔修翮已蹙故結羅者必有四維而得鳥者惟憑
一目此亦如百囊魚罟非九罭皆胥鮮鱗七屬犀函
惟一札或當金鏃也若乃經連極寡繩結無多非連
罝之組織異數罟之搓挱人惟一孔之智制非四寸

之過空成方而彷彿繯爲楕其若何若兩絹虛設于
網候莫加罘鵠若畢緯初施于機軸未擲金梭結比
繩樞竟一櫺之徒具張如絙瑟何一弦之可歌葢集
目成羅惟一羅乃收衆目而分羅得目非一目可抵
全羅是以空爲結網之求繆作臨淵之慕豈虛張而
冀其自投抑徒設而思其偶遇編一絲以爲罩欲求
翡翠之毛鍊寸鐵以成罘願挂珊瑚之樹正恐魚緣
木上未識其難鳥萃蘋中罣知其誤我
皇上道挈乾綱網開賢路
綸綍宣而人仰璣衡條理密而世欽法度廣搜羅于

四海未嘗或有遺材析節目于
萬幾安得紀其成數張烏羅以有待豈同文子之書
加一目以何爲無取正平之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挾艮弧以游騁兮從文翰之原禽睎飛翬於高隴兮
聽鷕鳴于平林思逐羽而捷獲兮嫺雄技以愉心伊
兹禽之英麗備采藻于修翮秉離象而耀爤應璣衡
之星精賦鶬鷩之殊質審鷮鳪之異聲性專棲以驕
處雄護界其必爭爾乃秋草乍衰枯桑競落驚沙暮
飛晨霜猶薄凜寒色於坰野燎宿莽于旣穫始奔羣

以迅鼠勢將集而更躍稟肅氣以耿介厲狡力而虛蹻」畫地開場度阡分壤盤馬獨出奮臂右攘始讋彀而求穴繼蹶銜而直上關淵蕭以擬脰弦激括而成響頓驚盼以值鋒墜錦毛于十丈」若乃黃泉潛沸微陽肇回山明積雪地伏鳴雷感震聲而始雊勾采頸以羣來交斑臆之離褷振繡翼之陪鰓」紫間滿操黃肩巧控機商偏正手權輕重意決一發疊雙必中重翮同摧兩膺並洞」及其熙熙春陽陶陶孟夏麥垂機以迎秋泉度畎而微瀉恐宴圞之失禽瞻晨星而夙駕」登崇邱以周覽揆懸刀以調翰雖咿喔之騾應猶

猜狷而盤桓曳黼繪于袞背峙赮赫之赤冠步踈趾
而彳亍舒藻翼之斕㷠顧影聳角驚聲睞視斂翮善
藏捽首未起禾穎駭動尚露脩尾俯青疇而低瞰轂
銛鏑以下擬乍仰臆而戛鳴已決訾而裂嵩若夫大
夫既娶未聞笑言如皐親御輕馳鶴軒巨黍鳴兮飛
鏃雉子獲兮摧斑藉一矢以嘗巧解三年之錮顏又
若瑯琊舊族近徙茂陵春田設翳曉壟分塒箉籍馴
翼茅障隱矰輂巾誘媒發音清激挾兩紛至或翰或
翟羣調狎而擾嫺復怒妬而跳趯悍屏息以㸑觟窺
寶鐕而命的至如南皮輕騎江表貴游輪輿徽動紘

葢平流矯白羽以振竒準翠𪗽以點睥終撤翳而從諫又何論夫焚裘懿彼名翬雄桀見戕嶽嶽避株紛紛釆囊縱入秦而化石慮歸楚而誤皇孰若折榦破樊啄飲壇塲所以嗅季氏之供具嘆時哉于山梁

炙輠賦以炙輠中膏其流無盡爲韻翰林館課

爰有稷下辨才齊中贅客轉巽爲同變黑成白邁談天之騶過雕龍之奭味非大道膏腴傾出羣言瀝液周迴無轄妙於轉圜氣𦤺可凌甚於親炙粤有物焉命之曰輠擊堅無傷形圓非橢滑膏內盛堅金外裹史言貫轂汰輈不在丁𪗽詩詠載脂接軸何傷轗軻

守以緩火乃滲漉而徐流持近洪鑪亦淋漓而競墮

若夫便給極捷滑稽無窮苟有談而必劇亦無辨之不雄何嘗艾艾期期語燥脣吻之際試聽幡幡截截慧流齒牙之中哭梯絜楹無辭或滯涕唾流沫有說皆融譬之炙輠匪欲屯膏快流轉於輨𨊻賓沃澤以淳熬如蘭釭初焚暗斟鐙炷似香醪既盎小滴銀槽談折子成駟難及舌論殊莊曳輪反爲尻其始也批郤導窾其繼也分理析肌挈瓶之智不盡恥罍之罄何時非瓚裏黃流難吟琵琶彼異壺中冰潔莫賦溫其脂韋之行可通豈如不食之鼎天倪之言日出乃同

無當之卮方其過稷門坐徂邱折賓客抗諸侯垣車悉納井轄初投火守輠而炎炎既熾脂得火而涎涎始流出之愈多如飲二斗而賜餘瀝揮之不竭若操一盂而得滿篝所以世驚非馬人用虛車以非爲是强有爲無守口如瓶言何相反炙手可熱事究何如杖亦足以鬪輪智嘔武叔黍何須乎量載拙笑輪輿然而金遭口鑠不窮者必窮釜共舌焦無盡者終盡雖爲齊人所傳實爲吾儒所哂宣王之世辨客聯鑣戰國以還俳優接軫棘軸稀膏爲滑也忌子之遇合堪羞方枘圜鑿能入乎孟氏之高風不隕

薔薇賦

艤余舟於漢皐兮策余馬于荆山當季春之佳令兮
敷衆芳於林巒有薔薇之嘉卉兮施修條于樹端紛
樸樕而蓊翳兮亦叢灌而交攢或孤植于石罅或隱
被於柴關或偃日而如葢或圍圃而作樊謝人力之
培植遠樵斧而不刪茁瓊蘂而葳蕤綴白華之檀欒
香芬烈以盈路散春風而未殘欲折枝以相貽箴刺
手而莫攀雖奇馨之襲人羌服媚而靡艱絶樛木之
求思如漢女之貞閑鄙無臭于棠梨斥淹冶于牡丹
色皓皓其白雪驕陽春而不寒疑碎剖其卞璞琢王

英而爲聲抑神女之弄珠結百琲之珊珊昔肇路之
初啓豈斯木之盡刋何靈均之多頌惟紉佩于芷蘭
斯楚騷之所遺爰摛詞而永歎

赤壁賦

丁丑之春余從鄴下移節武昌復以簡兵之行溯襄
鄖彝陵捺舟師下荆州乘風東歸過所謂赤壁者慨
然歎曰余所經之地古皆篡竊於曹公維彼亂世實
生奸雄攬茲陳迹不知感慨之何從也斯壁也抗洞
庭之北據監利之東衆山凝碧絕壁晳紅春江曉開
殘月落弓戈船偃旗軍堠靜烽天下治平舟楫盡通

東吳西蜀往來憧憧湖建安之掞令出南郡以興戎
攘江陵之軍實秣北馬于渚宮舍彼精騎泛此艨艟
波濤之性不習檣櫓之用未工斯不待吳廷斫案已
先決其無功况夫公瑾用智孔明效忠公覆贊助載
荻蒙衝進夏口以西拒當烏林而礪鋒憑沙羨以自
守射連艦而進攻破江天之寒色縱一炬以橫空起
鳴雷於萬皷扇巽女于殘冬付舳艫于譩出化猿鶴
與沙蟲幾于林烏焚巢臺雀墜銅折鼎一足當塗路
窮笑江波而迴指乃僅免于華容余固曰非赤壁而
亦敗矧天假以東風余今出荆門回郢中順江水以

安流乘長風之颯颯捴孟甄而挍武修隄防而劭農
擬蘇子于黃州乃情地之不同毋徒傷于古人之故
壘惟穆然于江上之青峯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欽惟我
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
德誠法
祖邪居駐灤水之陽
功在信
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之標錘石未如登齊老之

峯茅溝之會湯泉似僅見蒲昌之海昔

著考而濡流已判今

加識而河曲愈明臣伏思濡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

之世畧在西荒漢唐以來陷于絕國惟我

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

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

御製河源之考益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

千年未決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覊西域明修之志

徒首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

今一介之使遥達眞源九譯之言胥歸

聰聽此又因
武德之無遠弗屆故拓地而及天池
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而刊元史紀畧既修以後
宇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考在前卷中必須
題識貞珉繼勒初分筆彩于華箋翠帙頻頒更仰
恩光于墨寶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賜御筆筆談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欽惟我
皇上典考唐虞道積今古
萬幾咸理事皆
親御丹豪半字偶殊
文乃特鐫翠墨昔知過以
著論
聖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
摘辭周武之銘仍在筆　臣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
餘差地闢无疆見殊途之歸轍見爲誤實爲無誤之
驗識爲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

積而成古聚典謨於千古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同見堯典康成之注積之爲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爲一辭文旨遠知
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盛理明讀
奎章而彌深悅服所有臣感激微忱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皆嘉慶
本月初四日翰林院以

經筵講官缺請
旨奉御筆圈出臣阮元竊臣業荒書府學愧經畬慕
漢宋之儒先景行未至求師承於傳注家法鮮通自
問幼年本蓬戸桑樞之子敢縈夢想爲
經帷講幄之臣茲奉
恩綸得叨清秩榮幸之下感悚交并欽惟
皇上本孝爲經闡開宗於東魯體仁出治補衍義於
西山
圜雍舉稱制之文
東殿崇說書之禮以臣淺陋豈贊

高深臣惟有勉勵儒修益勤經業繙書虎觀敬陳抑

戒之威儀珥筆螭坳願識邇英之義理所有臣感激

微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竊臣接奉

恩賞

御製邪教說墨刻一分隨恭設香案叩頭祇領伏讀

之下仰見我
皇上體天地以立心統智愚而在宥欲迪民以正道
用
特賁夫
宸章惟此
至誠惻怛之懷見于
剴切申明之際苟不盜兵皆爲赤子若徒佞佛何皆
白蓮督兵者知叛道之必殲牧民者知正教之當植
所消弭者何限所保全者寔多行見
武偃西川烽消南楚官知廉法民習敦龐苟

重熙累洽之休服田疇而食舊德凛
保泰持盈之訓端趨向以迓
新恩舉太平億兆之衆
生成而教育之靡不在
聖明指示中矣臣曷勝欽服欣感之至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竊臣接閱邸抄恭遇

京察大典欽奉
上諭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爲淸儉持躬着交部議
敘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學淺才庸備邀
恩遇更蒙
簡畀重寄封疆任事以來心長力絀不克于吏治民
生有所補裨以仰報
天恩萬分之一撫衷循省慚極汗流茲以
考績届期荷蒙

天語褒嘉
子以甄敘實屬臣夢想所不到聞
命之下榮感既切悚惕彌增嗣後惟有恪遵
聖訓清儉永持守爲交勉倍殫心力益凛冰淵以期
仰副
皇上鼓勵裁成之至意于萬一爲此恭摺具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本年正月十六日賫摺差弁回浙奉到

御賜福字并

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

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寒微仰蒙

聖主殊眷

簡任封圻在浙年餘每思造福于士民而材性淺薄

時懷愧勉兹荷

宸章親洒

溫諭下頒臣奉到之辰正值盼雨之候未幾六花獻
瑞徧積春田遠近士民莫不懽忻忭舞用知
至誠動念立能感召
天庥臣感激之餘倍深敬凜惟有永遵
聖訓堅守初心整飭官方培養元氣務俾士安弦誦
民慶盈凝以期仰答
皇上高厚鴻慈于萬一爲此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福謹案是摺乃嘉慶六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 家大人又奉
御賜福字一幅福以是日生于節署故 命名福字
賜卿敬識
天語載
國恩也

奉

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奏爲恭
進經籍纂詁仰祈
聖鑒事 臣 於七月初十日面奉
諭旨
命 臣 將所撰經籍纂詁呈

進臣謹裝潢成冊恭呈

御覽欽維我

皇上道蘊符珍光垂圖冊

宸居念典論繹羣經

乙夜觀書詠成全史兼

聖作與明述煥乎文章維

稽古曰同天式於詁訓

精一執中之學誠協言詮

經天緯地爲文允符德業固已甄陶神海并括典謨

猶復

詢及芻蕘不遺葑菲式仰

聖衷之沖穆巍蕩難名益徵

帝學之高深涓埃莫贊臣見同窺管識等扣槃曾豬

采殿之毫夙被

洪鈞之鑄前以督學之日撰茲纂詁之編育才首在

通經奉

聖人之至教博古務求載籍誦前哲之雅言依韻類

文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卽字審義合本訓轉訓而俱

收爰集多士以分程乃勒十函爲一部屢經校勘尚

有舛譌亦事補苴不無罣漏是以梨鐫甫就僅畱爲

家塾之藏雖復葵藿維殷未敢作
帝庭之獻迺蒙
名對猥荷
垂詢
諭令進呈
幾餘賜覽臣跪聆之下感悚交并謹奉綈函敬呈
黼座五經之文爲道本秉
睿裁而期惠於藝林六籍之義以詁通舉下學而幸
歸於
天鑒臣謹繕搢并書十套進呈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竊 臣 標提塘賫捧到
恩賞
御製養心殿記墨刻一分 臣 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道統傳心

聖功養正
法宮建極會皇極之大中
溫室修和涵太和之元氣固已
九重敬德四表同仁矣乃猶瞻雲棟而念
先謨見羹牆而衍心法本堯舜禹湯諸聖而得所養
闡中正仁和四字而
單厥心
御朶殿以正紫微
撰記文而頒琴墨臣惟中者所以定不偏不倚之規
正者所以示無反無側之準惟本仁以出治則克己

復禮而天下歸惟致和以化民斯保泰調元而
天命永
奎章在殿久以
列聖之心爲心
天藻摛文即以一心之養爲養善之至矣無能名焉
抑臣更有進者是惟
皇上心同道同備中正仁和之德因之心正筆正成
中正仁和之文昔韓柳雄辭猶有心於排奡歐蘇健
筆亦肆力於揣摩今讀
記文六百言銘詞十六韻蘊廣大精微之志宣和平

雅正之音不使氣而氣自醇不矜才而才愈大蓋上
本乎羣經正史乃下軼乎諸子百家臣學切觀摩識
開
巍煥共瞻
睿製正文體卽正心源衆拱
辰居養一心以養四海所有臣欽服欣感下忱謹繕
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齋摺差弁回淮捧到
恩賞
御製原教等篇墨刻二冊又三卷到臣當即出郊跪
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恭誦欽惟我
皇上仁符
昊眷誠格
天心當

禁垣竊發之時雷雨顯彰夫助順逮剿旅祖征之日
欃槍淨掃夫餘氛固已畿輔奠安寰區聞喜矣兹輯
九月以來
訓諭之旨申警之文彙勒貞珉普頒琴帙臣欽承
恩賜敬繹
綸言原正教以黜邪則經正民興之道也行實政以
教忠則知人安民之德也有堯舜咨儆之思而盡心
竭力仰答
天恩之
訓著有禹湯修省之德而遇變罪己酌減慶典之

詔頒至於澄敘官方修明武備戒貪墨以厚民業警
叢脞以亮天工不惜丁凝反覆以求詳固由疾痛顛
連之在抱臣惟漢唐以後類多變端或失馭於强藩
或寄權於重鎭或饑徭之太甚或邊釁之多開揆其
致事之由究因失德之故今借卦教而造逆本非失
業無所賴之民究
禁地以肆邪出乎人情不及料之外
聖心之慈祥愷惻本共白於臣民
聖德之正大光明亦無慚於史冊
皇上乃以返躬之誠爲昭事之本哀無罪則推原於

教化之未至訓有位則引咎於人政之未宜苟有心
知能無感泣雖至頑鈍亦當奮與 臣 敢不滌慮澡神
竭謀致力盡當爲之職事戒積習之因循冀答
高深稍覔尸素所有 臣 凜遵感悚下忱謹繕摺具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竊 臣 齋摺差弁回粵捧到

恩賞
御書福字鹿肉麅肉山雞一分並奉
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渥邀
厚植忝任連圻
鰲陛瞻
顏憶趨承於隔歲羊城移節愧報稱於
高天値茲改歲之初倍切玩時之警迺荷
奎章親御
溫諭特頒旣

普錫以春禧復
寵分夫珍饌斂時敷錫
聖主以福 臣 者福民宣
化承流 微 臣 敢不以迓
恩者迓喜 臣 惟有勤思綏靖推
洪福於兩粵東西敬體
柔懷布
天福於重洋內外冀佐
盛隆之治稍寬尸素之譏所有感激欣幸下忱理合
恭摺具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元嘗博綜遺經仰述往哲行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遂情墳典却謝車服隱德彌修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會議無以逮其詳貫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趣又嘗比核算數甄極戡緯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久而彌篤固不以齊魯域焉今

皇帝惇崇儒術表章經學

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依嚮言性天道無敢騁其虛悟禮度書文靡不通其原本庶幾孔壁簡策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傷瞽曠被公之教斯爲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牡結轡于鄭公之鄉高車竝軌于通德之門是北海太守孔文舉所開建也元以視學涖止斯土展省祠墓圮陊實甚宰木不捍于樵采驚沙坐見其飛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墓碣埋蝕于泥土遂乃倡搢紳之夙願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

植樹四垣饗堂翼其南榮聽事啟楹則長吏齋祀所
止息也茅廬棲畝則賢裔耕讀便蠲除也復將擢彼
秀異用請于
朝以奉登俎世世勿絕庶使大儒之祀不致忽諸之
歎治經之士無歎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績學砥行感
憤而起不益偉與爰樹樂石表德刊銘其辭曰
秦燄烕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網括衆典
東修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翔善諍
日月豈踰藐彼敏政礪阜之旁濰流湯湯草銜有帶
沙走無囊林薄新雉陰彼壁牆廟貌聿崇祀事孔明

長白之嶺別啓嚳堂粵惟茲土司農之鄉

重脩會稽　大禹陵廟碑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者履已西夷生薏苡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禺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瑑出焉灑沈澹災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縶蹢已甚緎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壟歟然則月逾庚子年

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箸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

列聖相承纘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

聖天子孝祀配天望䄠維謹乃修階壇勤丹䨼用承

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竇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貌巍然鎮之觸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塡德於其旣固　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浙爲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檋橇農不變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窆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啓元堂昴星孕珠金山輯玉鬱冕天容龍蛇古屋

伯益奉經庚辰侍輦封益蒼梧廟同嶽麓　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𥓋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峩峩神功

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馨享金鼎符探王笥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贔屭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京師宣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君門詔益金而成之者也其事詳於舊碑六十年來頹壞日甚雖屢有修葺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鄰水來侵夏不能居牆

圯柱傾公車罣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彝官吏部郎請
於其叔鄭君鑑元得白金四千鮑君志道張君緒增
黃君檝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貲重修之知會堂聯
星堂暨東西箱築基增高三尺許治其井匽水有所
歸第三四兩院以次修立復建閣于聯星堂之東以
祀神位焉先是屢欲修而未成今嘉慶四年歲次己
未乃集事讀舊碑乃知創修者前已未歲也殆亦有
數存其閒乎工既成乃琹石紀名兼載圖事俾後之
人知今義舉之盛必將有踵而行者使舊基無廢新
構益增也勒以銘曰

江淮合域牛斗垂躔靈秀陝區人文出焉緘緘人文
濟濟甲第魏闕聯班春明竝騎斯館肇修已未之春
輪奐竝美桑梓同鄰堂開和會門接宣武公車之來
於時處處歲深垣圮莫芋莫凝瓦塵積草庭潦生萍
又六十年歲周已未惟我鄉人興廢舉墜乃構其堂
乃高其基庖湢井廄具無不宜嘉樹可譽甘棠勿拜
藤垂紫綬藥翻金帶禮神之閣峙於其東文昌下照
其光熊熊孟夏之朔星珠聯瑞鳩工庀材適當其會
維我廣陵運會日昌元甲天下解領江鄉是科文武解元會元探花皆出揚州作此銘詞以栞樂石後有繼者永永無極

蘭亭秋禊詩序

在昔典午中移啓江東之雲岫瑯邪南徙持吳會之風流山林之秘競呈觴詠之情咸盛雖悟老易之悄繪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興陸沈之歎中年已往莫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簿領既徹游情共馳再揚曲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禮洛沂溯典本無間于春風采蘭賦詩實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午晴幽谷屢轉重山爭峻發崇岩之桂

氣起秀麓之松嵐迴谿接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倦心旣往者撫韶景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蕭節而彌適況今

朝野般闐敬修名教吾輩遊歷皆在壯年白駒未縶動空谷之雕輪旅雁羣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杀

雖愧元長之才侍晏承

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戚黨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謝蘇潭詠史詩序

在昔詠史之作肇於仲宣太沖然皆綜覽興衰論列

流品五言成製風已古矣自宣遠矢音於雷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篇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臚敘五百二十六人揚清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諷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囊筆史局

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益清才優多暇嘉慶二年移治兩浙以詩示元元出按發栝南極永嘉山水方滋芳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

竄贊評鎔儷事於鑪鎚飾高情以斧藻聞見殫洽故
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
覩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負聲振采並擬
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王谿之縝密工麗發鼓吹於
唐音扶瀛奎之律髓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
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學在
樓溫公之草藁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
百章疏證之哉

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靑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艮以言

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彧彧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靑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竝鶩老莊傳淸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

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賈生枚叔竝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

帨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
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
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
派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竝具才
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
節雜以咸韶葢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
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勤選六代範此規模
彥和著書千古傳玆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
大業之閒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竝駕一時
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

揚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挍
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
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縏縟相高柯古昭諫
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
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
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𧙕錦繡布帛傷其無
華工謝雕幾簴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
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
而古意寖失元之袁揭晃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
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

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瑴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繢以成文階戺笙鏞聽鏗鎗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僉腹徒襲爲空疎此洛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遥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

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
其全才士之用心浚竅其祕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
伋談麈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
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
雜編別集盡得遺珠
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
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
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
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
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郎令下筆千言未許臻

茲醞釀也元才圉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福謹案司馬孫公乃太平府同知名梅烏程進士丙午科房師也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乾隆歲庚戌元與葉雲素先生繼雯相識于京師蓋同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下也先生學術深厚貫通古今至性過人篤于實踐執親之喪疏食廬墓其事見於汪稼門制府尺牘中嘉慶歲辛未先生子東卿

以尺牘詩文卷屬序之元嘗讀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每歎斯言以為肫摯況親喪斬然邱隴未乾者乎墟墓之間情境非一禮記所謂哀者風聲月色雪地霜天實為砭骨刺心直發天性也夕陽欲暝樵牧歸散麻衣不溫孑然獨立松柏翳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風入林表聲如遠濤悲從中來未有不潸焉出涕者矣或若生魄之月低至下舂樹影雜亂露氣泣濕徙倚俯仰四無人聲時有伏兔竄出淺草或冀此時得聞太息及其終不可見夜已鄉曙噭然以號曷可言已又若夜雪初曉積素滿山

獨來墓門埽數尺地布蓆而坐微風振于木末飛霙落于懷袖寒晨霜重策杖草逕皚皚滿履時攖棘刺寒節有黯然之色變人有怵然之心一身若朽百念盡灰先人邱邱敝廬丙舍君將終焉可也且夫熙攘之跡馳驅之勞人世所不能無也苟為流俗所染境致乎炙熱紛華之地情靡於從風迴憶家山阡墓間風霜雪月情境若此未有不澹然慘然自發其天性者也以此言哀哀何如之嗚呼彭殤雖達非齊𦾔梩之物閭廬可恬奚㳽蒲褐之坐用我儒修敷此禮說二氏之誘知不溺矣

歷山銘

乾隆六十年龍集單閼七月庚戌朔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提督

山東學政儀徵阮元遊登歷山勒銘樂石其詞曰

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岱麓分陰嫣田晵陌雷雨坐生

峯巒競碧樓駕三重崖懸百尺繞牆虹落穿閣雲飛

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苔籍屐天花滿衣磴隨客意

嵐成佛輝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揩城迴帶曲

野氣沈郁林煙隱屋兩岫同秋千塍共綠平原似海

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壽佛臺降飛仙

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注曾子研銘

中四悳通六藝省言行謹身世測天員窮禮制聖所傳賢勿替

落日餘霞研銘

己未秋日借邸于京師衍聖公賜第退直後少得淸暇因銘研云

落日就瞑餘霞在天蟬吟高樹魚唼涼泉蕉花垂露竹葉含煙羊鐙紈扇几席淸妍

白圭詩館研銘

白圭之玷猶可磨斯言之玷不可譌詩不可爲也爲讀若平秩南譌之譌譌化也立行有玷更若何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赤堇之質黃金之色瀆神脩貢自交趾國長羸兩尋規圓繩直嘉慶五年天風蕩賊斂而祓焉全其本德歸正服逆允宣厥職駕海奔雷萬鈞聲力値發無虛當堅必克守我浙東制彼遐域元戎寶之視茲銘刻

官齋精舍銘

構茲精舍三筵之地銘於坐隅所以自治無欲乃澹先明厥志毋躁乃靜道遠勉致坐而共圖行省之事

以此保民以此計吏虛已集益委懷分寄賢者守堅
能者耐勤曰恕與忠曰仁與義不計其功務正其誼
勿近于名勿放于利放利民傷近名政僞勿安于陋
勿舞其智舞智必窮安陋多蔽勿懦而隨勿激而肆
操勿迫蹙寬勿廢墜廉勿矯俗居勿求備上狹齒繁
情瀉用匱惟其太平吏難撫字否毋諱疾泰毋侈瑞
令煩愈擾事監不繳關當速補過戒終遂平情持準
難說使器中不逾情庸不立異心鎮常安神清多識
制行實難矢口則易凡茲恒言學焉未至靜思自箴
靖共爾位

寶龢鐘銘

臣 元受

兩朝恩侍從禁近備官司徒惟

帝五年歲在己未

命臣撫浙臣辭

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爲朕宣猷贊化臣拜受

命撫浙三年海奚未徹風雨未龢作器能銘臣何有

焉惟

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 父

年七十受祿于

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龢鐘以應中春夾鐘之律以
蘄眉壽綰綽多福以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刻扁鐘銘

惟
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有六日壬戌臣
父年七十受祿于
帝封光祿大夫用作刻扁龢鐘以應中春夾鐘之律
將命銅史金徒運其甲子司其商刻而自擊之喤喤
雝雝以蘄眉壽于無疆以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警鐘銘

時至則鳴鏘然而警叫且戒晨雖夢亦醒士稚雞聲

彥國圓枕趨

朝涖政視此乃寢

古穌鐘銘

惟嘉慶八年秋八月浙江巡撫臣阮元覲

帝于欒

帝錫宴三錫玉如意一荷囊四刀一衣一襲暨鹿胾

荔支之屬臣元敢拜顚首用對敭

天子丕顯休命九月戊午臣歸浙紀
帝恩命刊銘古穌鐘永寶用之

揚州隋文選樓銘

揚州隋文選樓巷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墨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爲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冬遵
先大夫遺志于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爲廟之西塾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

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
服除乃爲銘曰
文選樓巷久著於揚曹氏刱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
厥有墨莊阮氏居之廟祀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
棟充書袟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牆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蕭選曹注學傳揚州貞觀之後是有選樓貴池宋本
栞板始尤海內罕覯數帙僅留雷塘菴主樓居邗溝
錦緘展校髹櫝曬收繪象卷首一笠橫秋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彼何人斯既笠且屐偶然類君誰主誰客冒雨團團衝泥策策欃隔涼雲山留遊跡孰杜其冠孰文其舄惟此笠屐於道大適儻曰東坡未異肥瘠我屐欲蠟與此同癖細雨斜風蒼苔白石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大學修身顏子克己觀我之道本爲儒理易觀我生无咎卽吉豈無進退道不敢失

桂林隱山銘并序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效顧寧人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

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闢
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煮茗讀碑竟日始返竊
以爲此一日之隱也爰作銘辭刻於北洞
士高能隱山靜迺壽濬之主名闢此奇秀一山盡空
六洞互透不鑿自通雖探莫究穴無雨來岩如天覆
虛腹開潭垂乳滴瀝寒澈鏡奩響傳壺漏引月入峽
吸雲穿竇磴曲風摶泉清石漱仰壁藤垂摩碑苔繡
蓮憶古香桂疑秋瘦招隱巖前朝陽洞右涼堂北開
高亭東構獨出春城清遊晴晝曉嵐入懷夕陽滿袖
一日小隱千年古岫何人能復西湖之舊隱山唐在西湖中央

有荷有舟境地更奇今爲田矣

宋硯銘

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擘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效於　國

端溪璞石硯銘

荆山之璞以爲良璧曷若不鑿之守其黑于石

粤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粤溪之石泐于往古苔斑繡岑松皮溜雨磨爲巨硯以鎭書府書以銘之雷塘葊主

茶坑硯山銘

端溪片玉松煙所洛石壁酉紅天池瀉綠澁淚低生
纖雲橫束畫意詩情大癡一幅

端溪老岩研山銘

端溪一卷因其自然以爲硯山古蘚斕斑

西齋銘

西齋老圃似野人家無多籬落少著桑麻硯惟墨守
天有綠遮端巖列翠讓木分椏（齋前有二木相讓）井泉本爽
階水勿斜（南雄有斜階水）榻橫蒲席窗護葛紗鸜母啄稻鹿
女踏花離枝摘荔引蔓緜瓜長匏扁豆素馨紫茄園
樊觀槿畝廊煮茶滌煩習靜存樸黜華學爲圃者忘

在官銜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

孔廟文

於戲　孔子傳道

帝躬用治斯世斯道乃隆堯舜賢遠文軌大同

帝敬　孔子禮備儀崇

幸魯釋奠講學

臨雍教被瀛漠豈惟域中元奉

帝命視學於東津逮洙泗仰止　聖宮凜承時祭癸

丑仲冬瞻俎習禮循墻慕恭宗廟既入百官景從壇

杳化兩庭檜古風簴鳴金石壁振絲桐兩楹之間三獻既終轍無歎鳳室拜蹲龍神志雖肅精誠詎充聖道如天敢希格通惟聖之裔子孫其逢逢大也洪範斷句與從惟同爲韻惟聖之鄉多士質忠以元謭陋秉鐸何功聖人佑之啓秀發蒙斯文在茲天下所宗帝方籲俊聖惟達聰

祭天目山神文

天目兩山作鎮杭湖出雲降雨匯于具區惟吳淞口入海尾閭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興雹掣龍起雲敷開晦霽陰風爲驅除

宜晴而晴野無沮洳宜雨而雨曠者立蘇

神功聖德佑民非虛近年數郡水旱堪虞田未豐穫

潦浸田廬長吏省愆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觧嘉符

令致潔蠲民隱上疏香醴入山牲帛載途拜求

靈佑惠此越吳蠶桑倍收麥稻大餘功佑

聖世恩及農夫疆吏祈報謹竭其愚



